

引凤箫

作者：枫江半云友

全书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。书署“枫江伴云友辑，鹤阜芟俗生阅”，然作者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书中写主人公自引娶金凤娘为妻，收婢女霞箭为妾，以三人名中各取一字，合为《引凤箫》。本书以才子佳人小说形式，写宋代的历史事件——王安石变法，并表现出作者的政治观点，这在小说中是不多见的。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01回 | 白眉仙庭燎雪鼓 | 黄犊客角挂珊鞭 |
| 第02回 | 赠金帛义释飞神 | 建碑亭爱留隐士 |
| 第03回 | 会计才职失三司 | 威福权诛行百辈 |
| 第04回 | 侠士逾垣酬大德 | 禅关税驾识长途 |
| 第05回 | 袒腹客香闺兆梦 | 琐尾人粉壁题情 |
| 第06回 | 西序宾以牛易马 | 北窗梦致雨腾云 |
| 第07回 | 十咏难酬沉□□ | 一词重睹知真贋 |
| 第08回 | 诘鸿才海棠四种 | 订大盟琥珀双环 |
| 第09回 | 历遍烟波回故里 | 相求声气各天涯 |
| 第10回 | 西湖泛神机式告 | 南雁归天伦攸叙 |
| 第11回 | 汤灶奸自渐鹰犬 | 泰狱尹亲送鸾凰 |
| 第12回 | 截渡赢资登彼岸 | 分庄娶室续前弦 |
| 第13回 | 荐故交草章纳款 | 表遗贤石刻流芳 |
| 第14回 | 双缔婚姻全友谊 | 参题榜额谢皇恩 |
| 第15回 | 功成马鬣封三尺 | 寿进霞觞祝八秩 |
| 第16回 | 单鞭重系高低角 | 双桂齐登大小科 |

第一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黄犊客角挂珊鞭
诗曰：

寂寂绿窗虚，苑鸟消长昼。
壁剑发寒光，古鹤谁怜瘦。
缅兹字内人，皆昔衣冠胄。
一旦变沧桑，面目浑忘旧。
甘自兽其形，是必心先兽。
才士振颓波，洗却乾坤垢。
长啸亦开颜，莫把双眉皱。

归酒对残编，且尔歌眉寿。

遴毫谱虽传，野史言无谬。

珊瑚非玉函，聊置座隅右。

话说宋朝熙宁年间，山东青州府乐安县，有一人姓白名壤号冀光。唐白乐天十四代之孙，年过五旬，官拜监察御史，在朝治事。家居县城西街，夫人长孙氏，即无忌之后。止生一子，名引，字云汲，别号眉仙。芳龄十五，生得风流，不让王谢，才藻犹过曹甘。奈生性沉僻，不以功名介意，闲则寻花问句，对月拈题。当日就有几个诗友。一个姓方名侃号端如，一个姓袁名鸿号渐陆，都长眉仙一二岁，亦乐安县人。余不尽述。独二人以年少才华，更觉相得。

一日，眉仙告夫人曰：“家属市廛，尘嚣日逼。南城黄泥堡别墅，乃父亲休沐之处。家务既有母亲掌管，儿欲往堡墅中修习课业，借野色山光、江风野月发文心以焕斗牛。宁不美哉？”夫人许诺。途命侍童婉儿收拾行囊。各色齐备复入室辞母。

夫人曰：“儿此去，用心举业，勿得浪荡，寒暑自保，饮食自节，一应薪水之费，我自着人送来。倘住彼几时，可回家一面，毋使我悬望闾门。”嘱毕，眉仙再拜受命，出门上了一辆车儿。夫人又差四个家人护送。婉儿亦驾车儿随后慢行，迤迤出城来。此时是初冬天气，但见：

朔风飒飒，衰榆落数点黄钱。塞草凄凄，残笔飘一茎白发。嗢嗢排阵雁，杀气横空，戚戚望弓猿。哀声遍野驱肥马，胡尘飞渡玉门关。动悲笳，塞曲传闻金鼓噪，火焰端拟作畚好。鼯鼠潜踪，传狩惟将鹰犬多，兔狐载道。正所谓红叶初题日，青林早瘦时。

眉仙一路观景物，不觉喜动颜色。后面家人道：“相公，前面小小林子，即堡墅了。”眉仙抬头看时，果然竹木扶苏。溪山映匝，两扇斑竹门儿，半开半掩。一只纯黑小犬，且吠且叫，早有看庄老仆，知小主到来，同老娘出来迎接，遂挽住车辆，替眉仙揽辔。

眉仙步下车来，进门去。一条小街，都用鸡卵石砌的。两旁太湖石玲珑，宛若生成。中间一带小小草堂，都是明窗净几。傍有二厢，图书四壁。庭中有一块大白石，洁净如玉，四围可坐数人。傍有青石鼓墩四个，上刻云鹤盘旋之势。傍琢连环之式。若白公休沐之日，邀友开樽，则坐此石上。或三春花朝、中秋月夕，亦于此石上寄兴留情，故使巧工琢三字于其上，曰：“如意石”。堂后一带重楼，以便登临远眺。楼后一池，中栽菡萏，有金鱼数百尾。此时菡萏虽天，日色照耀，金鱼戏跃，光彩夺目。其他奇花异草、好鸟佳禽，不能尽述。

眉仙遍玩一番，遂卜所居堂侧二厢，原作书室，因白公在朝，封锁如故。遂下榻于采霞楼上。又命婉儿把楼下三间收拾为书室。措置毕，随打发从来四个家人回覆夫人去讷。又分付老仆，把园门常闭，不可使闲人混扰。自己闲时亦只葺理花木，吟咏诗词。单有平日这些朋友知眉仙居于外墅，都来相访，若袁渐陆、方端如，往来尤数。自此骚客诗人，接踵而至，把一个黄泥堡，竟为文墨之邦了。

且说白公在朝为御史。神宗方以王安石为相。欲行新法。百官都逢迎取合，独白公上一本。大意治国之要，以礼乐刑政为先。然在先王已明著版图，迨后世宜守循轨辙。虽师相责难于君，欲致唐虞之治，然尧舜原只无为，何必纷纷变革，眩斯世之耳目乎？这本一上，安石欲行贬逐，但新行政教，不可显斥言臣，遂付之不问。

白公见不准其疏，遂告老求去，且喜准其致仕，遂微服轻车，即日就道。不几日到家。眉仙于墅中知父亲归家，即回来候问，并询致仕之由。白公细述一番，又道：“当此之世莫想干策当途，纵博得一顶纱帽在头，反成骑虎之势。何则？盖固宠慕禄之辈，必胁肩谄笑，取媚苟容不已，必为之鹰犬、为之爪牙。虽得志于一时，实遗臭于万世。倘稍知进退廉耻，略自修饬，必致获戾，轻则贬逐，重则诛夷。宁不痛哉？圣人云：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旨哉斯言也。”

眉仙听说受命，从此绝不以功名为念。越数日，拜辞白公与长孙夫人，复往堡野中去。此时隆冬天气，凛冽异常。一日冷极，眉仙坐于书室中，命婉儿燃兽炭于红炉，暖松醪于碧缶。正饮之间，只见彤云密布，淡霰轻飘，少顷花飞六出，铺满四郊。眉仙此时酒兴方浓，诗只复炽，送援笔成七言排律一首。

诗曰：

霭霭彤云天幕堙，六花妆点隔年春。
霜刀碎剪银河水，风碾匀飞玉屑尘。
江上寻梅难觅伴，樽前吟絮孰相亲。
徒怜一夜青山老，却笑千门白屋贫。
非夜平淮功已著，中宵诚哉兴龙新。
野桥驴背诗成画，金帐羊羔酒入唇。
闭户僵眠清誉远，钩帘快读苦心真。
万条杨柳藏金缕，四望靡芜藉青茵。
见雁尚怀持节使，笼鹅因忆写经人。
光浮橘树清无价，冷逼灵台迥有神。

才薄敢题冰桂句，囊空难买挂枝新。

送寒歌庆丰年瑞、端拟圆兵欲肇裡。

写毕，不觉划然长啸一声，复援笔欲有所书，只听得园门犬吠，命婉儿开门去看。乃是方端如、袁渐陆，各骑着驴，头戴毡笠，身披狐裘，慢至堂前下驴。

眉仙笑迎道：“二兄好像孟浩然。”

端如道：“孟浩然有两个？这也奇怪。”渐陆道：“若同昔日孟浩然，算这来竟是三个了。”各欢笑不已。施礼毕坐定，眉仙道：“适见玉龙战败，鳞甲乱飞，弟且以杯酒助兴，不意二兄到此，正好共一赏耳。”

端如道：“弟闻尊严大人回府，尚未即见，又闻兄曾到家去，前日方来墅中。因此吾同袁兄踏雪来访，以慰离情。”

眉仙命移席于堂中，邀二人入座，以红炉置几侧，肴核纷罗，觥筹交错。回顾庭中，积雪高有尺余，那如意石上，积雪亦有尺余，丰隆突起，宛如一座玉山。四下有梅花数株，趁着寒威开得高莹傲色，馥郁清香。两旁石鼓墩上积雪已寒极冻结，流下玉液，如冰筋一般。眉仙道：“今日此叙，不为大举之乐不足以畅幽情。”婉儿方进烛，命携雪鼓墩置堂中，以酒杯盛油，浮以灯草燃着，从旁隙处纳进。那雪被火光照耀，四面明彻，犹如水晶一般。二友见之，都骇笑道：“白光真异人也。若此方不负赏雪之冤耳。”三人呼卢猜拳，开怀痛饮。至雪鼓中火炬将完，俱已大醉。

明日三人复骑驴往堡南看梅。只见一路冻雪，真万里琼瑶。前林有数百株梅花，清香扑鼻，和雪皎洁。林深处，又有数株红梅，灿灿如霞。忽见一老人，头戴黑布兜，身披鹤氅衣，腰下一片鹿皮，以藤条系着，足穿草履，骑一只黄斑犊，犊角上挂着一条珊瑚鞭子，在那里打瞪。眉仙不知是甚人，恐惊醒他，都拨转驴儿，立于红梅深处。二人道：“白兄诗才甚妙，久失请教。今对此景物，胡可不一咏乎？”

眉仙请题。端如道：“就以红梅为题。”眉仙又请韵。渐陆指黄犊道：“即以牛字为韵便了。”眉仙就随口吟道：

瘦画青林孤鹭愁，残霞片片落枝头。

牧童睡起矇眬眼，错认梅林欲放牛。

二友闻之，都鼓掌大笑道：“眉兄真仙才也。”

那老人被笑声惊醒起来，抹眼伸腰作歌曰：

大块何茫然，沧桑任变迁。

道人醒短梦，寒尽不知年。

歌毕曰：“我正好睡，不知何人大笑，将老道惊醒？”回顾见三人风流潇洒，遂问道：“方才长啸者何人？”

眉仙下驴鞠躬答道：“适小生偶尔俚言，二友不觉失声大笑，将老丈惊醒，乞恕怒目。”老人道：“既是无意失声，也不计较，但君诗愿闻。”眉仙将前诗朗诵一遍。老人听了，忙下牛来，挽住眉仙道：“君诗理通玄，乃词家大器也。请问乡贯姓名。”

眉仙道：“小生姓白名引，号眉仙。”老人又指二人问姓氏。眉仙道：“一姓袁名鸿，号渐陆；一姓方名侃，号端如。与小生俱本县人。”老人道：“此二友者，后君赖以左右者也。”眉他就问老人姓名。

老人道：“老道并无姓氏。”三人笑道：“宁有无姓氏之理？”老人道：“我记得在先朝，曾为谏官之职。自太宗雍熙年间，有西华山隐士陈入朝，赐以安车蒲辇，号希夷先生，复放还山。我那时就弃职，从希夷入山修养。奈生性爱雪，每值雪天，必出一游。先生遂赐黄犊与我为坐骑。从此不传姓名于世，只称黄犊客耳。昨因下雪，偶然出游至此，少憩于梅林之下，不意遇君三人。真吾夙缘之友也。”

三人听到此际，都拜倒在地，曰：“原来是仙师。弟子实获厥愆，望仙师恕之。但仙师必知过去未来，乞一指示，少豁愚蒙。”

老人扶起道：“我非仙也，有何指示。但遇我亦为有缘。白君既精诗，我以文词诒汝。”当今眉山苏子有云：“驾一叶之扁舟，挟飞仙以遨游。又贾浪仙云：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’至若‘凤凰台上忆吹箫，羊子当年堕泪碑’……此数语者，虽云诗赋，实至言也。君宜终身佩服，后必有征。吾有一珊瑚鞭子，更以赠汝，日后自有用处。后会有期，吾将去矣。”眉仙拜受珊瑚鞭。二友正欲拜求，只见老人就睡于牛背上，那牛飞奔而去，渐渐不见。

三人惊骇，逐出梅林，快快而归。二友各自回去。眉仙回到墅中，有白公差来家人，接眉仙到家去过年。眉仙遂同婉儿回去。未知此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赠金帛义释飞神 建碑亭爱留隐士

诗曰：

荷贯青钱富小溪，芊芊砌蔓逼愁齐。

座因留客常虚左，帘为看山尽卷西。
款竹门深斜日扁，移花槛远倦莺啼。
白云窗外遗青眼，泼墨飞毫莫浪题。

且说白眉仙闻白公之召，命婉儿驾起车儿，同家人回去。到家时，已腊月下旬。有亲朋送年的，络绎不绝；自家也要答礼。碌碌数日，早是除夕。桃符换旧，乡滩扫垢，元旦之朝，移酒满樽，辛盘列座，爆竹喧天，萧鼓动地，亲戚朋友都来拜贺。新正又有那些进香妇女、掷果儿童，都妆束齐整，出来游玩。

新年才过，早已节届元宵。县前搭起一座鳌山，傍有琉璃灯、花鸟灯，共数百盏。县前东西二街都结彩悬球，张灯设乐。眉仙见如此闹热，稟知白公，家中亦搭起一座小鳌山，正所谓：

紫禁烟花一万重，鳌山宫阙隐晴空。玉皇端拱彤云上，人物嬉游陆海中。
朗星转斗驾回龙，五侯池馆醉春风。而今白发三千丈，愁对寒灯数点红。

右调《鹧鸪天》

当时白家搭起鳌山，西街更觉热闹。堂中结彩悬灯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眉仙复设宴邀友饮酒赏灯，浮白呼卢，鼓乐沸耳。谁知为赏灯一节，引起一群大盗来劫。正所谓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却说那大盗姓刘名创，苏州府长洲县人。生得身長八尺，腰阔三停、黑脸黄须，膂力绝伦，又有一件绝技，能飞身远纵，可高数丈，乘风能行。在先原是渔家出身，在霞泽中打鱼度日。一日捕鱼完了。泊舡于龟山脚下，挑鱼往村中去卖。卖了半日，才卖去一半，剩的挑回舡中，烹炮沽酒，自作夜消之乐。饮至半酣遂扣舷唱出山歌道：

一层有，（子没）一层（子个）无，（呀）才是鳊鲫（个）鳊鳊（了）搭鳊鱼，个样落色（了）无人（子个）要，（呀呵的那儿）拿来（个）自吃了唱山歌。

歌声未毕，只听得浪声拍动。刘创抬头看时，只见有四五只双橹快船，船头上立有数人，飞奔而来。船上一人道：“此渔翁这时候还点灯未睡，反在那里看我们，不要走了消息，先把这渔翁来发落。”言毕，那船飞抢拢来，一人手执利刃，跨过渔船来捉刘创。刘创着了急，推摊芦栅，将身竭力一纵，直纵到山上一棵古松树上伏着。众人见之都面面相觑。一人道：“此人既有此绝技

，何不邀他入伙？”遂泊舟登山，到松树下抬头看，那树高有数寻，益觉惊服，遂相率环拜于地，曰：“吾辈肉眼，不识壮士，万望恕罪，乞壮士下来。吾等情愿拜为寨主。”

刘钊在树上听得，自思打鱼辛苦，不如且从他们去，落得快活，且此光景，下去必不害我。遂将身望下一跳，挺然直立于地。众人复罗拜，请他下船。刘剑遂到渔船中，收拾完备把空渔船弃了，竟到众人船中。各通问了姓名，是夜遂泊于深港中。明日复杀猪宰羊，拜刘钊为主，号为“黑飞神”。从此遂成大盗，专一打劫郡城乡宦、往来官员。随略劫掠，那时适往乐安县来，因元宵佳节，遍地笙歌，弥天灯火，群盗亦混其中看灯。行至西街，见白家搭起鳌山，击鼓饮酒，又闻去冬白公在京回来，认做一桩好生意。

眉仙听得门前一片声响，白公忙唤家人。出来看时，只见只先一人黑脸胡须，手持利刃抢进厅来。众家人鸣锣喊叫，早有众邻，因赏灯未睡，都来救护。群盗见来的人多了，遂一哄而逃。独刘钊因进后厅出来不及，走至庭前，将身一纵意欲逃走。谁知屋上都有人，见一人飞起，棍棒乱挥，将刘钊打落庭中。庭中人见之掣衣扭发，乱喊道：“拿着一个在此！”推推挤挤，拥到厅上。

白公中堂坐下，喝问道：“汝妄行劫掠，天理难容，今日被获，有何理说？”

刘钊道：“小人非盗，原在太湖中，打鱼为生。因众人见我有飞纵之术，逼我入伙。劫掠非吾本意。望老爷赦我一死，再不行此邪路矣。”

白公想一想，道：“既是良民被逼至此，我且饶你。但此去不可重入盗伙，若再不改，必遭诛戮。”命取白金十两、布帛二匹以赠之。刘钊稽首叩讲道：“若小人此去，有可用刀之处必报老爷万一。”哭泣捧金帛而去。

次日白公命置酒邀请众邻，酬谢救护之意，对眉仙道：“我虽官居御史，因谏主不从，弃职回来，而盗贼疑我囊橐充肥，以致举家恐惧，邻舍惊惶，皆我之咎也。且既弃宜归隐，亦不宜居于都城众所瞩目之地，亦不好读书于外墅，所有薄产亦尽在彼，不如举家往居之，将旧宅分与众邻居住，以报救护之德。你意如何？”

眉仙道：“自古说：‘世乱宜居郭，年荒莫住城’。儿子外墅，又两地悬心。今父亲既有此意，可与众邻说明，然后迁徙。”

白公遂对众邻详达其意。先命家人将器用什物陆续搬去，择了吉日同眉仙、长孙夫人及侍婢数人上了车儿。白公又谢别众邻，催车出城而去。

且说乐安知县姓鲍名龙，号利飞，汴京人，与白公是同年契友。这日因拜容回来，从西街经过，只见众人执香在手，扶老携幼，纷纷都出城去。鲍公问左右道：“这些人为甚执香奔走？”左右不知，遂停轿唤地方来问。地方道

：“本县白御史老爷今日归隐于黄泥堡，把宅子分与众邻居住。众人感其德，故此都执香护送。”

鲍公听了，喝退地方，自思：“白公是我素交，今日乔迁，众人都送，我既便道，胡不一送？”途命打轿到黄泥堡来。谁知白公才到得墅中，护送的如林而至。白公遍慰劳一番，赐以酒食，各各散去。忽见街役来报道：“本县老爷到了。”白公闻言即出来迎接。

鲍公走下轿来，一路打恭至厅前叙礼。鲍公道：“弟闻老兄乔迁之喜，特来一送。”白公道：“治弟舍家而逃，何得云‘乔迁’？不意老父母大驾光临，蓬荜增辉矣。”各叙寒暄，婉儿献茶过，白公命备饭，自己与鲍公往园中闲步。少顷，席已完备，白公遂邀鲍公入坐。只见向南摆下一桌，是客位；厅侧一桌，是主位。鲍公道：“吾与兄俱夙交，何必拘此俗套？请合席，以便杯茗话旧。”白公遂命移席于营中，分宾主而坐。随来衙役俱于外厢款待。

席间，鲍公道：“当今盛世，人都耸袂于公卿间，老兄年齿尚未衰，事犹可为，胡不出而整饬朝纲、修明庶绩，俾功名显于当时，德泽及于后世，顾乃甘于自弃，将斯民知觉之任置而不问，毋乃已甚乎？”

白公道：“不然。人之欲求富贵利达者，止欲纵共耳目之欲耳。治弟年逾知命，声色不沾，故隐于草莽之间，若得含哺鼓腹，咏歌舜日尧天，吾愿足矣。至斯民知觉之任，吾何敢当哉。”

鲍公连连点首道：“闻兄之言，如梦方醒。若弟辈，折腰五斗粟，俯首一顶冠，较兄何啻霄壤哉！容弟回署，申文上司为兄盖一碑亭于此官道之间，以见款留隐士之意。”白公再三恳辞。鲍公假意唯诺，致谢而别。

回到县中，即申文于抚按府厅之所。各官见旌表遗贤之事，都准施行。鲍公遂使人筑亭基于墅南，盖亭于其上，中立石碑。鲍公亲著其文云：

“于戏，人生一世，盛衰休戚，虽云异境，自达人而观之，均梦幻与泡影。夫得吾志也既非吾荣，则失吾志也又岂吾病，盖不以穷达而损益者，惟君子所性。至于人力其能致者，虽圣贤亦归之有命。吾怀白公，识高才挺，秉性惟劲，幼承家学，力追先正，蕴为德业，发为文章，莫不珠辉而玉莹。昔先生之未出也，识者因知其规模，可任以国家之政。及其立朝也，抗颜直谏，不惧披鳞，虽冠冕弃于沟渠，而声名溢于远近。及其义以为质，道以自殉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罄，不周而比，不诡而信。嗟易所谓蹇蹇，而媚嫉者，反以为悻悻，吹毛将求其瑕疾，中伤几成于俄顷。尚赖鸿泽之滂滞，遄归安于乡井。惟兹清幽，可游可泳，若将终焉，浩然无闻。我今莅此邦土，感生平之忠信，式立石刻以传名。”

又著铭言于后曰：

“于赫白公，性有骨鲠，一言不合，裂冠自迸。利飞鲍龙，忝为县尹。庚戌仲春，吉日维丙，刻石藏亭，式彰留隐。”

又造牌坊于堡南官道之间。上扁额题二字曰：“留隐”。旁写：“熙宁三年仲春 旦立，年弟鲍龙题。”

筑造不日成功，白公遂设大宴邀请鲍公，再三致谢。鲍公尽欢而散，各役工匠俱有赏犒。从此黄泥堡竟改名留隐村了。

且说黑飞神刘钊，自那夜白公赠以金帛，释放而逃，从此尽悔前非，依旧买只渔缸，往五湖中打鱼去了。那些群盗被众人赶散，幸得放灯之夜，城门不闭，遂陆续出城。计点人数止少了黑飞神，明知被获，恐招出有祸，不敢留连，遂逃至南直地方。打听得苏州吴江金知县钦取回朝，为三司使，水路必经镇江，遂先到江边，劫得数只客船，伏于采石矶以待之。未知可曾劫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会计才职失三司 威福权诛行百辈

诗曰：

一帘霞影烘丹灶，半亩花阴长绿苔。

莫打流影啼村里，恐惊驯虎卧林隈。

敢言多稼人多寿，日日酒家扶醉回。

却说吴江知县姓金名革，号用武，杭州府新城县人，登治平进士，初授县尹之职，莅任吴江。一到之后，就有这些管闲事的乡绅来拜望，探其动静，若贪鄙之徒，就打通关节，共事渔利。谁知金公一尘不染，正直刚方，他们反不悦起来。又有一件，吴江县分虽小，乡宦甚多，最难是比钱粮一节。何则？乡宦多，田大半归于乡宦，临比时节，动不动一个乡宦名帖，乞讨这一限，又有别人的田产，他得了银子，注在自己名下，亦讨限免比。历来知县不依他，必致坏官；依了他，钱粮又比不起。

金公明知其敝，遂立个一图只比一户的法。假如钱粮以十分为率，大户田多，该纳一百两，纳到九十两，才是九分；小户田少，该纳十两，纳到九两，便是九分。推至一两二两也如此算。若是这一图，都少九分，只把少九分一厘的毛板打三十。若是这一图都少一分，只把少一分一厘的毛板打三十。是此

，也有一十二两受打的，也有一钱二钱受打的。他纳银的法又妙。假如一都有十图，县堂上，正比一图，还许二图纳银。书吏上算：图欠数。比到二图，还许三图纳银，书吏止算三图六数。至比到四图至十图，皆如此法。那欠钱粮的怕做末了，谁不忻忻乐输？他比较的法又妙。别的官员三六九比较。他日日比较，一日止比一部。假如今日比一都，明日比二都。这一都只几图，每日只打得几个欠户，日已不忙，人看着。凭他乡宦，也不便把名帖讨限了。故此别的官每比钱粮，再征不完，只攀扯前后填数。金公不消几月，都征剂解府。故此按台考察，置请优等，竟做了江南第一能干县官。回朝复命，奏与当国。时王荆公正因三司无人，欲得一会计之才，遂不待金公任满，钦取回朝为三司条例司，不许回家即日到京受职。金公素闻王安石之名。当时人有云：安石不出，其如苍生何疑，必可与有为之辈。遂星夜登舟，兼程而进。

行到镇江，因风水不利，暂泊采石矶。众客舡蜂拥停歇，将金公座船裹于中间。谁知那伙大盗，打听得金公到了，中夜乘舟，摇出矶来，把客舡铁锚抽起推开，拢上金公舡来。客船中人听得抽锚水响，开舱一望，见是群盗，疑劫已舟，发一声喊，众舡上人都起来，个个抽篙拔桨乱打过去，早打落一盗于江中。众盗见势头不好，夺舟而逃。众人又用小舟飞桨赶去，打倒摇橹之人于水中。群盗惊惶无措，束手就获。金公晓得，写一名帖连夜送于镇江府去。

知府询其群盗，情理难容，只得招出。知府尽将梟首示众。可知黑飞神改行为善，故免此戮，正所谓：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

金公过江起陆，一路望京而去。

再说朝中有一大奸，姓吕名惠卿，福建莆田人，生得弥天诈伪，无地贪饕。其献媚之状尤甚于捋须参政。由窦尚书少游汴京因贿赂王安石家，家人引见安石。安石见其有口辨，遂使掌书记。惠卿复与安石子雱结纳。那王雱为人慁悍阴刻，无所顾忌，性甚敏捷，未冠举进士。荆公甚爱之，所言无不从。惠卿知之，遂深相结契，撙掇荆公行新法。故安石误天下苍生之罪，二人应居其大半。

此时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安石用金公为之。惠卿晓得，与王雱商方议道：“此官乃行新法之要职，今与外人为之，恐不可。”

王雱道：“不妨，待我与父亲言之，将此官与老兄做便了。”惠卿道：“不可。今金革将到，若用我为之，他必恨我夺职矣。不如以韩绛为之。此人畏公守法，在吾掌握之中，必无异议。且金革必不怨我二人。”

王雱道：“老兄好高见。但老兄这样大才，亦不该掌簿书钱谷之事。我当

与父言之，以君居近侍。”

惠卿忙屈膝于地道：“若蒙小恩相如此，真犬马难报厚德。”

明日，果除为崇政殿说书，即今翰林讲官。又除韩绛为三司使，改金革为度支侍郎，即今户部。惠卿自拜过职，于神宗面前称扬荆公之美，又劝荆公道：“恩相欲服人心，必将朝廷政事尽行变易，为骇人耳目之举，方见吾辈作用。”荆公听之，遂设立新法：

立均输法；立保甲法；农田水利约束；行募役法；行市易法；置诸众提举官；行保马法；立手实法；太学生三舍法；立更戍法；更定科举；领方田均税法；行青苗法。此皆新法，议定颁行。

吕惠卿一日往金公宅中，询以新法得失何如。金公直答道：“别的不要说，只这青苗法为害尤甚。何则？其法虽以钱贷民，令出息二分，同秋夏税一齐输纳，但出入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。且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妄用；及至纳钱，虽富民不免逾限。如此，则鞭朴必行，民无所措，必弃家绝产，卖妻鬻女，以偿官府。岂非其害尤甚乎？且后世谓天子与庶民争利，其名亦不美。”

惠卿听此一席话道：“吾晓得君若为三司使，则青苗法不可行。”

金公道：“三司与度支皆可，下官不以此官职介意。”

吕惠卿道：“若把此新法保守足矣，不然，恐怕首领不能保耳。”言毕，拂衣而去，遂到王安石面前说金公失职怨望，诽谤朝政、讪毁天子，大不敬。请加以大辟。

荆公道：“虽云谤毁，若以语言置大辟，恐人人自危矣。”竟不听惠卿之言。当时朝中大小官员，见新法不便，纷纷谏诤，议论蜂起，激动了一个继百代之绝学、系一世之民望，真所谓：顶天立地奇男子，武纬文经伟丈夫。

那人姓程名颢，字伯淳，谥号明道先生，河南人，时在朝为监察御史里行。立朝才数日，见新法横行，不觉浩然之气勃发，遂诣中书省，来见安石。安石方有谏者争论而去，厉色而待。先生从容谓曰：“天下事，非一家私议，愿平气以待之。”安石惭愧无地，意其必谏，辞以圣上召议事，进后殿去。

明日早朝罢，安石回府。先生至其家，安石趋迎。叙礼毕，甫坐，只见王雱蓬首跣足，手持一妇人冠，后堂抢出，谩骂曰：“此辈嗷嗷论新法者，犹如痴犬吠日。今惟有先暂韩琦、富弼之首，若有再言者，视此。”荆公遽然呵斥曰：“尊客在堂，议朝廷大事，稚子无知，骤敢唐突，且速回避！不然，必当治罪。”

原来荆公是敬重斯文的，遂鞠躬致谢道：“小儿秉性卤莽，出言无状。望老先生莫罪。”

先生道：“老相一子，尚治不下，而欲治天下，安可得乎？且谏新法者，众口一词，必有不可者，乞老相反已自思，无徒谓众犬嗷嗷也。”

荆公道：“若果有不便，容当再议。先生道德之士，必不同众人乱法之意。”

先生遂别，而新法颁行益急。先生见谏诤不从，遂乞罢。许之。而谏者如故。惠卿谓三雾道：“不行杀戮，众人不惧，新法恐不行。可先将数大臣放黜，以示禁止。众人无所倚赖，浮言自息矣。”遂罢故相韩琦，为河北安抚使之职，其余官员或罢废或贬逐或致仕，不止一人。

罢废的：翰林学士司马光、同平章事富弼通判亳州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、出直史馆苏轼通判杭州、弘文院校书张载、判国子监范纯仁、御史中丞吕诲、参知政事赵抃、知开封府韩维、条例司详文字苏辙、参知政事冯京。

贬逐的：

唐垆为潮州别驾、御史中丞杨绘知郑州、秦凤经略使李师中知舒州、监察御史里行刘摯监衡州盐仓、窜郑侠于英州、放秘书较理王安国。

致仕的：

翰林学士范镇、知蔡州欧阳修。

一时正人君子罢废贬逐殆尽，廊庙一空。

进用的：

陈升之为同平章事、邓綰为侍御史判司农寺、鲁公亮为参知政事、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、韩絳为同平章事、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使、王雱为崇政殿说书、吕惠卿为参知政事。

任用者皆王安石之党，余不细录。自此新法横行，生民涂炭。尚有于神宗面前言新法之不便，神宗以问韩絳、吕惠卿，二人对曰：“陛下数年以来，废寝忘食，成此美政，天下方被其赐，一旦听谗夫之言，欲行罢废，岂不情哉！”相与环注于帝前。于是新法依行如故。时人号韩絳为传法沙门，惠卿为护法善神。惠卿又与王雱议道：“如此贬逐人尚不畏，倘圣上一旦信之，岂非前功尽弃？但新行政令之时，不知何人首生异议，致众口嗷嗷。”

王雱遂将昔年尘垢奏疏审阅，得熙宁二年御史白壤之疏。惠卿道：“此老首建异议，今反安居故里。首恶不治，何以治后，无怪浮言之蜂起。”遂使提骑往山东青州来拿白公，未知自公吉凶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江上青峰对短歌，白鸥狎得胜笼鹅。
清光渐到秋来倍，好句偏于醉后多。
剩有寒蛩怜雨菊，犹遗晚蝶伴烟萝。
拟寻一样渔舡隐，明月兼葭卧绿蓑。

却说提骑来拿白公，行到青州府，宣旨毕，府尹就行批于乐安县，着知县提解。鲍公看了批文惊得面如土色，半晌动弹不得，只款待提骑于公馆中，自己亦不打轿，止带衙役二人，徒步到留隐村来。

家人报与白公。白公忙出来迎接，只见鲍公素袍角带，手捧黄牒，惶惶而进。行至堂中，鲍公拜伏于地曰：“皇天不佑，遭此不造。罪弟有力无伸，故尔拜告。”

白公忙忙答礼，扶起道：“老父母有何不讳之事，不妨直说。”鲍公吞声哽咽，不敢说出，白公再三问之，鲍公方答道：“老年兄归隐已久，不意朝廷听奸党之言，道年兄朋党首恶、大不敬，今使提骑来拿。奈何奈何？”

白公亦觉失色，强对道：“自古说，‘为子死孝，为臣死忠’。老夫又无过举，待到京师，自然有辨析。老父母不必过伤。”

鲍公道：“不可。当今在朝众正，尽行贬逐，在住者悉皆奸党。老年兄若到京，必在其掌握之中矣。不如思一长便之策，潜逃为上。”

白公叹口气道：“老父母虽是爱惜老夫，为此过情之论，但老夫思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皇土，何所适从？且老夫当初上本时，原料有此祸，若今抱头鼠窜，是劲于前而细于后也。今惟有到京去，倘天王圣明，知老臣无罪，赦而不问亦未可知。或皇天默佑启奸党之衷，不致我于死地，亦未可知。老父母且慎言之，倘外人闻知，祸累及老父母矣。”遂命家人治行装。

眉仙知之，下堂抱父肩哭曰：“父亲年老，且勿往，容儿代去，为父亲伸冤，必无大祸。”白公抚其背曰：“此虽汝孝心所发，但朝廷所获者是我，纵汝代去，奸党心终不死。今我长往彼愿足矣。虽获大罪，存汝犹可延一线之祀。儿无自遗戚。”

鲍公见此光景亦流下泪来。白公道：“我今是钦犯，不可迟延。”亦不进去辞别夫人，恐又有一番缱绻，遂携鲍公出门而去。眉仙带哭随后而来，白公止之曰：“儿无往。倘提骑见了，传入奸臣之耳，又生嫉妒之心。”眉仙佯意回步，俟白公去远，随后慢行。夫人知之，痛哭昏晕于地，侍婢救醒百般解劝，夫人只得收拾行囊，多置盘费，命家人送去。

白公到了县前，合城人知之，无不叹惜。也有说白公是好人，何故遭此大

祸？也有说权臣在朝，白公去必致死。自此说的、骂的、流涕的、痛哭的、推胸懊恨的，不一而足。又有白公旧邻舍晓得这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气唬唬跑到白公面前，跪拜道：“老爷是极好人，怎么受此枉祸？吾等若坐视不救，枉做了人。老爷今日且莫去，待我们众人一齐跑到京里，替老爷伸冤。皇帝若不听，我们都撞死金阶，替老爷顶罪。”白公劝慰道：“我平日无甚好处及你们，何故这等苦留？吾到京去对理明白，不日就回，回来正要称谢汝等。汝等今日请回。”鲍公又细细分说，勉劳众人。提骑见众人如此，恐有民变，忙催白公上槛车。鲍公对提骑道：“若如此民心益不舍。”自将白金百两，送与提骑，遂不上槛车。

眉仙见白公要去了，哭倒在地。提骑忙催起身。众人尚攀辕不舍，直送出城，白公再三慰劳，众人方回，但是悲泣不胜，路人见之莫不堕泪。鲍公亦送出城，哭订而归。眉仙直送过县界。白公命家人同公子回去罢。眉仙只得于车前再拜，痛哭而归。正所谓：

祸患临头处，父子不相假。

眉仙同家人一路含泪，归到家中。夫人接着询其去因，又大哭一场。白公亏鲍公重赂与提骑，一路不甚吃苦，望京而去。

且说黑飞神刘钊，在湖中打鱼，只好度日，自思年近五旬，尚无妻室，今行青苗法，府县都有钱借，不如借几贯来娶一妻室。倘生得一子亦可接续己业，老来好倚靠他。遂借十贯钱娶得一中年妇人。二人打鱼虽多，多了一人，亦只好度日。才过几日，值比税纳钱，刘钊算该纳十二贯，此时一贯也无。催比甚急。刘钊思算无措，只得原将妻子卖了，才纳得七贯，尚欠五贯。刘钊只得把渔船卖了，只得三贯，尚少二贯。刘钊自思没了渔船，活计全无，今又无妻室系累，不如藏这三贯钱在身，窜逃去白公处。此人豪侠之士，必然收我。算计停当，也不去纳这三贯钱，竟逃奔乐安县来。进城时只听得众人三三两两，说白公被朝廷差提骑拿去之事。刘钊心上疑惑，走到旧宅子来看，只见又是众人居住，心上愈疑，遂假意问一人道：“白老爷去，难道同家眷都去了？为甚宅子都与别人居住？”

一人道：“他前年因被盗，亏家邻救护，故此把与众邻居住，自己迁留隐村去的，今自己上京去。儿子、家眷原在留隐村家里。”刘钊听说，又不认得留隐村，因自思道：“我原为投白公而来，今他既去，虽到其家亦无用，不如星夜赶上京去，打听白公下落，倘有可救之处，正好报前之德。”遂走出城，望京进发。

谁知提骑有鲍公之赂，又犯人已得，遂一路解白公慢慢而去。刘钊着急

，赶得快，将到京，已遇于邸舍。刘钊认得是白公，只不与厮认，恐提骑见疑，路上难下手，暗随进京。

提骑报知吕惠卿、王雱。二人道：“可将来禁于司刑狱中，明日亲自鞠问。”

刘钊知白公禁于狱中，大喜道：“此时可以报恩之地矣。”遂窃旅店中劈柴板斧藏在身边。至夜深，到狱门边，视那狱墙高有二三丈，遂踊身而进。但不知白公禁于何处，遂于监外敛足潜行，四下窃听。行至末后一监，只听得一人叹气道：“不意我今日死于此地。”时月色高照，刘钊从间壁缝一张，见是白公，又无枷锁，手持佩带将自缢。刘钊着了急，将板斧劈开监门，反把白公一搂。并不问出情由，背着白公，走近墙边，遂将身一纵，纵出高墙，方对白公道：“感老爷之德，今日特来奉报。”白公方知是刘钊。刘钊复驼白公越出京城，连夜而遁。

白公问道：“今虽蒙汝救出，但避往何处去？”

刘钊道：“若我渔船在时，绝妙。”白公问：“渔船那里去了？”刘钊将前因细说一番。白公道：“我原带有盘费银，今尚余数十金，你可将来买舟而遁。”刘钊遂买了一只大船，又买些捕鱼器具。白公亦作渔翁打扮，飘然往五湖中打鱼为乐去了。此正应了黄犊客所云：“驾一叶之扁舟，挟飞仙以遨游”之句。

且说王雱、吕惠卿，明日使提骑吊白公出来鞠问。狱吏开锁到监中一看，人影也不见一个儿。狱吏慌了手脚，报与提骑。提骑进去看时，果然空空如也，但墙壁依然，惟狱门劈碎。众人疑惑道：“白公纵要越狱，又无铁器在身边，狱门如何劈碎？或外人劫牢，但墙高数丈，如何进来？”提骑只得带狱吏来覆王雱、吕惠卿。

二人见说，亦觉疑惑，一时大怒，指狱吏道：“一定是你放走了！”不问情由，要推去暂首。狱吏再三分辨。遂又着提骑要缉白公。提骑道：“他有一个儿子，可捕来顶罪，那时再缉正犯。”二人见说欢喜不胜，忙着提骑来拿眉仙。

到了青州府，报知越狱之由。适值袁渐陆方端如二人因县考有名，今在青州府考试毕，欲俟出案方回，知此消息不及出案，星夜赶回，径到白家来报眉仙，说出白公在狱不见，今又来拿兄，可速急回避。

眉仙闻言，惊喜相半，对二友道：“老父不见，必有缘故。但我有老母在家，如何逃避得？”

二友道：“若提骑来拿，难道亦以有老母不去？且有我二人在此，即如兄一般，难道这件事托不得我二人？”

眉仙遂入内告知夫人。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快快去！若再迟延恐及于祸。”眉仙遂多带盘费，又取仙师所赠珊瑚鞭子在手，拜别夫人，又出来与二友拜别，就择一骏马乘之。临行又叮咛二友道：“今老母托与二兄，望二兄垂目。”二友道：“不必多嘱。”忙促眉仙出门去了。二友自归。

那提骑到乐安县，因见鲍公挂冠归隐，县尹无人，径自到留隐村来。到得堡南，见了碑亭牌坊，提骑道：“原来鲍知县是他一党，一个钦犯，反替他为此盛举，今恐及祸又弃官逃去。”遂将碑牌尽行推毁。

到了白家进至堂上，四望无人，竟进后厅来，看见夫人端坐。夫人斥之曰：“汝辈是甚么人，闯入内室？”唤家人来拿贼。提骑方立定答道：“吾等是朝廷差来拿小相公的。”

夫人道：“自古说‘罪人不孥’。老爷既拿去，小相公又无罪，拿他怎的？”

提骑道：“老爷禁在狱中，夜间越狱而逃。故此朝廷差吾等来拿小相公。”

夫人道：“小相公自老爷上京去，放心不下，亦上京去了。你反来我家里拿人！”提骑听说，手足无措，欲入内搜寻，又见夫人风威凛然，不敢擅进。夫人见众人如此光景，反说道：“汝等若不放心，可进内里来看。”提骑方进去，遍处一搜，果然不见，只得空手上京，来覆二奸，并说推倒碑牌之事。

二人见白公父子俱无踪影，也只索罢了，止行文天下缉获，又欲治鲍公之罪，见他又弃职不知去向，从此放过一边。

且说眉仙出了门，行有数里，心上思量道：“今离家出奔，天下甚广，将何适从？”又怀念道：“当初仙师赠我珊瑚鞭时，原说日后自有用处。今我逃避，幸带在此，可将此鞭策马，任马所之。”果然鞭起时，那马行走如飞。眉仙在马上昏昏闷闷，思量父亲不见之故，又思夫人在家无人侍奉。左思右想，看看傍晚，眉仙遂投宿于旅店。

明日又行。不几时，行到一个所在，远见一小小城池，那官道上车马杂沓，商贾辐辏，比前所过地方大不相同。眉仙望着城子只顾行，那马反转过身，背着城头，从小路而去。眉仙欲拨转马来，那马嘶鸣难聘，眉仙只得任其所之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前面又无旅店，心上正慌。再行一刻，那马竟立住不行。

眉仙举头一看，只见树林中一个墙门，甚觉幽僻，遂跳下马，走近看时，见门上有一扁额，上书“牧云庵”三字。庵侧一池，此时明月当头，光曜无端。池旁数株古树，上有昏鸦夺巢，鸣叫不辍。眉仙思量无处投宿，只得叩门。少顷，两扇小门开，看见一个老僧。

眉仙恍然失声道：“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’，不意二语应于此地。

”老僧见出语不俗，忙揖迎入。眉仙遂带马同老僧入庵。老僧就问投宿之故。未知眉仙说出甚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袒腹客香闺兆梦 琐尾人粉壁题情

诗曰：

石台蕉影静玲玲，偶到东篱话醉醒。
藜附老藤堪作杖，槿图荆棘渐成屏。
寒花霜后容多白，骚客贫余眼倍青。
何处秋声今最好，杵砧月下漫丁丁。

却说白眉仙将马系于门内，同老僧直进方丈，叙礼坐下。老僧问道：“敢问相公尊姓大名，贵邦何处？”

眉仙道：“小生姓白名引，号眉仙，青州乐安县人。”

老僧道：“何投宿之晚？”

眉仙道：“小生老父曾为御史，因谏行新法，朝廷拿归，不知为甚，在狱不见，又来拿小生。我只得出奔，又不识路径，任马所行，故来到上刹，已临晚矣，意欲借榻一宵。”便问道：“请问老师法号，法腊几何？有几位高徒？”

老僧道：“贫僧号空如，浮生五十二岁。前有两个小徒，一个还俗，一个早丧。今只得又收一个，名了缘，年将二十，尚未落发，与贫僧只师徒二人。”遂命一道人：“唤小师父来相见。”又命道人：“带马进来，歇于廊下。”

少顷，了缘进来相见。眉仙视那了缘，年纪只好二十上下，貌颇美，只是两眼带杀气，不像个正气人。叙了几句闲话，空如命他到厨下，分付道人备夜饭去。又问眉仙道：“相公方进门时，为何道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’之句？又说‘不意二语应于此地’，此意为何？”

眉仙道：“小生昔年因踏雪之兴，同友人去看梅。不意于梅林中遇一骑牛老人，自称黄犊客，是从陈搏入山修养的。我即拜求指点。他说我非仙人，无所指点，只以数句诗赋告我，又赠我此珊瑚鞭子，说日后自有用处。不意策马而来，到了上刹，二句诗恍然在目，已应验于此，故不觉出之于言耳。”

空如点首道：“如此说，老人必仙无疑。但相公如今要往何处去？”

眉仙道：“小生不识路径，无所定旨，此处尚不知是何地方。”

空如道：“这里是杭州新城县，小庵离此止数里。”

眉仙道：“原说杭州富饶之地，果然一路所见，比别处不同。”

空如道：“相公既无定旨，无所适从，小庵颇幽僻，空房又有在此，相公不如权住于此。”

眉仙道：“若得老师如此相顾，小生忻幸无地，只是巨德何报？”

晚膳过，空如又命道人以草料喂马，遂拣殿后一间洁净空房，与眉仙为离室。眉仙遂下榻于中。

明日早膳过，空如命了缘陪眉仙四下闲玩。走出殿前，只见廊下那匹马四足卷敛，横于地下。眉仙近前看时，已是僵死。眉仙失惊道：“我一路亏了这马，今日骤死，亦党可怜。”空如同了缘嗟叹不已，命道人将马藁葬于后园空地上。眉仙见马已死了，仙语又应于此，遂决意留寓。取出白金二十两，送与老僧。老僧坚却不受。眉仙道：“些须薄敬，算不得甚礼数，老师若不收，小生反不好寓于此。”空如只得收下，从此把眉仙倍加敬礼。

一日，眉仙与了缘闲谈，问了缘俗家何处。了缘道：“吾父是应天府人，织机为业，只生得我一人，因有一老僧相我有水厄，若送我出家，可免此难。我父听了，彼时空如师父在承法寺出家，我父就令我拜他为徒弟。原说长成了要还俗的。前年同师父到此沐云庵，那时庵中无主，进同我住于此，故此我尚未披剃。”眉仙道：“原来有此缘故。”二人又讲些文义，论些诗词。了缘道：“诗意我亦颇晓得，但不甚精。相公佳作，尚未请教。今日尽暇，又此清秋天气，可一咏以赐教。”眉仙说到此际诗兴勃发，了缘磨起墨来，眉仙遂作《秋光十咏》。

其一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短篱。
南山移座处，樽酒抗歌时。
木槿荣枯干，黄花傲瘦枝。
草烟多历乱，蟋蟀出声迟。

其二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小庭。
石台堆橘绿，露井落梧青。
凤尾抽新箨，鸡冠伴老形。
海棠微醉雨，漫傍薛萝醒。

其三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远山。
雁过云影薄，木落涧声潺。
柿实供猿啸，枫丹趁鹤闲。
拟乘探桂兴，试为一登攀。
其四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小池。
荷残衣丰卸，蓉老露仍滋。
香采菱花得，情欢鲈脍期。
粼粼欹水石，蘋蓼漫相思。
其五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竹林。
枕屏梦蝶少，团扇逐蝇忙。
瑟瑟衾感冷，泫泫月色凉。
漫嫌邻笛苦，砧杵更锵锵。
其六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小斋。
茱萸方采实，葵藿自甘怀。
野密倾空石，香橙落满阶。
谢槐黄色雨，常是泥芒鞋。
其七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客居。
草枯难秣马，水涸阻书鱼。
茄曲悲风动，簞美乡思余。
愁城戒莫入，酒国且停车。
其八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小园。
香堆肥巨枣，忧扫种多萱。
篱落青瓜熟，林坳红叶翻。
豆花蛩雨急，蚁渡出颓垣。

其九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野田。
黄鸡时啄黍，白屋晓炊烟。
社鼓蛙声度，萤灯篝火连。
酿成夸上苦，（才弃）却醉丰年。

其十：

一岁秋光好，秋光到梵宫。
黄柑呈露果，贝叶译松风。
幽竹通清磬，凉蝉度暝钟。
经霜芦已折，堪作渡江蓬。

吟毕，了缘大惊叹服道：“相公这样大才，世不多见，真斯世之独步也。

”

眉仙谦让，遂问杭城诗词何人最著名。了缘道：“有一个魏相公，名五号非瑕。此人少年豪杰，最喜结交，但诗才也不及白相公。只有一个女才子，乃本县金侍郎之女，名唤凤娘，年方十七岁。少时曾寄名于本庵玄帝，故每年三月初三，玄帝生辰，必来进香。又有一侍婢，不知甚名，亦容貌玉妍，同小姐吟诗作赋。杭城算他是女才子。”眉仙听了，点头唯唯称奇。

且说那金凤娘，乃度支侍郎后建州安置的金用武之长女。夫人胡氏先生凤娘，犹如掌上之珍。那胡夫人原通文墨，自己训导凤娘。那凤娘天生颖悟，十岁上就会吟诗，长成得天姿国色。胡夫人又生一子，小字鹤郎，此时方六岁。那侍婢名唤霞萧，长凤娘一岁，亦诗词电掣，艳冶风流，与凤娘相得，犹如姊妹一般。那凤娘又幽闭贞静，举动必禀胡夫人。

一日霞萧对凤娘道：“小姐，后园池中荷花盛开，可去一游。”凤娘遂禀知夫人，然后同霞萧来园中游玩。霞萧手执纨扇，来到池边。凤娘对霞萧道：“你看池中荷花，红白二种，红的色如霞，白的色如雪。”又见数对鸳鸯交颈睡于池中石上。霞萧道：“小姐你看鸳鸯成对，犹如我与小姐：坐则同坐，起则并行。”凤娘道：“痴子，只说交颈鸳鸯好像我二人，不知交颈中更有不同者。”

此时五月上旬，虽非甚暑，亦觉微热。凤娘赏玩一番，遂于蕉阴深处太湖石上坐着，对霞萧道：“我有些口燥，你且把纨扇与我，你去拿壶茶来。”霞萧去了。凤娘于石上觉得困倦，打一呵欠，只见园门中走进一老人，骑于黄犊之上。后随一美少年，手拿着珊瑚鞭。渐近看时，那少年两条白眉毛。老人道

：“小姐后日，丝萝附乔木，即此人也。”回顾少年道：“可将这鞭赠与小姐。”那少年走近前来，将鞭授与小姐。凤娘一惊醒来，乃是一梦。

凤娘道：“方才与霞萧讲话，怎么就睡了去？又记得老人之言？”正沉吟间，霞萧捧茶至，问道：“小姐你说些什么？”

凤娘把梦中之事直告。霞萧道：“天赐良姻，后必有验。”凤娘吃了茶，又闲玩一番而回。霞萧将前梦细述与胡夫人。夫人亦觉骇异。盖凤娘才貌双全，又有德行，年将及笄，缘何无人求婚？大凡世人眼孔浅，见金公得罪朝廷，贬逐在外，又见金家产业淡薄，故此凤娘有此才貌，无人连姻。也是天缘，该与白生为夫妇的。

且说眉仙在牧云庵中，日逐吟诗作赋，不觉过了月余，已是初冬天气，一日，了缘进来，与眉仙闲谈，问道：“相公两日又必有佳作？”眉仙道：“昨日因立冬，偶赋得一篇五言古风。”了缘索看。因不曾录出，眉仙将本稿呈看。了缘见诗集面上写着“珊瑚鞭集”三字，了缘问道：“诗集何取此名？”

眉仙指床头锦囊藏着的珊瑚鞭子道：“此仙师所赠，不敢忘之，故以名集。”并说一路藉此鞭之力。了缘点头道：“原来有此缘故。”遂揭开诗集看时，诗赋甚多，不能尽阅，只看《初冬五言古风》道：

冽冽朔风吹，寒气透窗锁。
枫尽觉林空，黄菊状残朵。
朝来增薄绵，渐爱拥炉火。
槽中取白醪，黄齏亦口可。
座因待客来，杯饰虚留左。
醉乡天地宽，白眼忘尔我。
舞剑开双眉，愁神驱必果。
掀髯啸一声，浩气都包裹。
长吟正月篇，莸独频哀哿。
君不见车勤卒岁农，手足俱李跛。
急输租税呼，珠粒无遗颗。
糠粃带夜舂，破衲任裋裸。
荷锄战栗归，门启芦帘□。
犹然相告欢，陇头麦婀娜。
萧萧苑榭荒，窄途多坎坷。
饥雀夺祭余，昏鸦噪城垛。
庸庸斯世人，贤奸欲测叵。

吾道生一阳，葭灰动方妥。

看毕，了缘道：“这样妙诗，不写来粘贴，枉自埋没了。”遂去取素笺一幅，求眉仙写出。眉仙再三不肯。勉强只得写了。了缘犹如珍宝一般，拿去粘于客堂中粉壁上。

一日，城中有一个少年诗侠，同着几个朋友来庵中闲玩。空如迎坐于客堂中。献茶罢，那少年见了壁上的诗，立起身看了又看，问空如道：“这诗是寓客做的么？”

空如道：“正是一个寓客做的。”

少年又问道：“如今可在么？”

空如道：“方才出外闲步去了。”

那少年依回不去，只管看壁上的诗。只见眉仙翩翩而至。空如道：“白相公来了。”那少年见诗后写着白眉仙名号，听见空如说了，就晓得是眉仙，忙对着眉仙施礼。眉仙亦忙答礼，并不知那少年是何人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西序宾以牛易马 北窗梦致雨腾云

诗曰：

林馆风薰酒易醒，日长闲坐倚围屏。

池澡水色临轩绿，山送岚光入座青。

好鸟啼春栖茂绿，诸生受业听淡经。

耽诗更有惊人句，吟若从教两鬓星。

且说白眉仙进门来，少年忙施礼，眉仙亦答礼不迭。少年开口道：“小弟适瞻华章，不胜羡慕，真我杭城所未见，世不多得者。”

眉仙道：“枉承谬誉，实不副名。敢问仁兄尊姓贵号，尚未瞻依，曷胜景仰。”

少年道：“小弟姓魏名玉，号非瑕，即本县人。少曾读书，因老父早逝，遂弃举业，惟日夕与二三友诗酒陶情耳。”眉仙又与各友叙礼，都道姓氏。非瑕又问眉仙：“因甚寓此？”眉仙遂将白公被难，自己脱逃，马死留寓之事细述一番。

非瑕道：“吾兄离此不便，不如致敝寓去，权住几时，小弟亦便朝夕薰炙。”眉仙辞谢，又将仙师所赠诗谶应于此庵之意细陈。非瑕点首称奇，遂不敢相强，又于眉仙寓室中遍玩一番。临别去，又对眉仙道：“小弟容日洁诚晋谒

，今日告辞。”遂相订而别。

眉仙于庵中过了残冬，不觉已届仲春天气。眉仙一日闲步出庵门，只见池边柳色青楚，渐拂行人之首，墙角桃容灼灼，偏宜室家之思。吟哦未毕，忽听得二三人喧笑而来。在前一个是魏非瑕，后二人不知是谁。眉仙见了，迎入寓室，叙礼坐下。眉仙问非瑕道：“二君高姓尊号？”

非瑕道：“一姓何名尔彦，号圣之。一姓沈名飞，号云鹏。皆本县有名词客。前日因小弟说及白兄，故特共来一访，又托相契，连名刺亦不投了。”三人谦让一番。非瑕道：“弟有一事奉读眉兄；如今西湖中，游拉歌妓，日日闹热，弟亦买得一小舟，欲屈眉兄去赏玩，留连数日而返，故特来禀知，乞即发驾。”

眉仙道：“弟亦久闻西湖之胜，欲去一游，今得附驻绝妙，只何敢搅扰。”非瑕道：“既成相契，不必太拘。”遂促眉仙同去。眉仙送别空如与了缘，把寓房捡锁，同三人出门，竟自游西湖去了。

此时是二月下旬，不消几日，早已三月初三到了，乃玄帝生辰之日。那金凤娘禀知胡夫人，命家中一老仆去备香烛钱马，同霞萧都抬一乘暖轿，叫老仆跟随而去，不几时已到了牧云庵。

那庵昔年原是金家香火院，今因金公出贬，无甚钱粮，就觉清静，亦无甚烧香男妇。凤娘与霞萧进庵去烧了香，拜祷已毕。空如来问讯了。凤娘四下闲玩，转入客堂，见了粉壁上的诗，细看一番，啧啧称羡。看至后面，见写着“齐东寓客白眉仙草”，凤娘失惊，对霞萧道：“我前得梦有个白眉少年，今此生唤做白眉仙，也有些奇怪。”遂熟玩此诗。

适道人献茶点。霞萧问道：“这墙上的诗是何人做的？”

道人答：“是个白相公做的，今朋友拉他游西湖去了。后殿侧边一间便是他寓室。”霞萧也不再问，对凤娘道：“我与小姐去看他寓所如何？”二人送同到寓房外，见门锁着。门边一带纸窗，霞萧将手指剔破窗纸，向里张时；图书四壁，几榻净洁，床头悬一锦囊，藏一鞭子，露出半截珊瑚柄儿。指向凤娘道：“小姐前说珊瑚鞭子这不是么？”凤娘看时，果然与梦中所见的无异，各各惊骇。又闲玩一番，遂上了轿，老仆从后而归。

拜见了夫人，凤娘回房去，与霞萧商议道：“姻缘大分是此人，只不好对母亲说得，又况此人，怎知我二人心事？你向有巧计，今计将安出？”

霞萧想一想道：“今鹤郎年七岁。夫人前日说要聘师。小姐可录出所记的诗与夫人看，且不要说是白生做的，只说是寓于牧云庵，姓秋号金色之人做的，暗藏着白生名号。若聘得来时，更察其为人邪正，行止可否。婚姻乃百年大事，岂可以一梦之验，速将此身轻掷乎？”

凤娘听了，来见夫人，将录出的诗呈看。夫人大加赏赞道：“此诗高古绝伦，是何人之作？”凤娘道：“是牧云庵中寓客，姓秋号金色者所作。昨因进香，见题于壁上，因录以呈母亲。”

夫人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想鹤郎今已七岁，要聘一先生。此生既寓客，馆谷必不论丰啬，又有此才，不如就聘他为西宾。你意如何？”

凤娘道：“母亲所见极当。但今已三月，要聘宜作速。”夫人就命择日。凤娘将司历一看道：“初八乃黄道开心吉日，就是初八罢。”夫人送写于聘书上，又取白金三两、彩增二端同贮于盒内作聘仪，又于书上写明每年束金十六两，节敬在外。命老仆携盒去聘。

老仆到了庵中，见寂无一人，遂唤问道：“秋相公在么？”谁知这日眉仙尚未回，空如去乡间人家念经，道人亦随去了，只有了缘在庵。因独坐无聊，思量“父亲怎么不取我回去？”又思还俗的光景，虚兴顷发，把前日眉仙遗下的旧巾戴在头上，对镜想道：“我若还俗，必定戴巾好看。”侧头摆脑，正在那里做丑态，忽听得人呼唤之声，遂忘了头上戴巾，忙奔出来。

老仆见他身穿绢衣，头上戴巾面庞清秀，认做秋生，遂唱暗道：“秋相公，我金家送聘礼在此，请相公去坐馆。”

了缘听了这话，方知头上戴着巾，一时不好说明，只得含糊应道：“你是那金家？”老仆道：“是城中金侍郎家。”了缘已知是凤娘家，遂唤老仆坐于客堂，自己携盒进去。思量道：“庵中没甚姓秋的，怎么唤我做秋相公？”又想到：“必是白相公。但小姐改姓请他去坐馆，必有缘故。且喜无人在家，我又适戴了巾，竟认做姓秋的也不妨。且聘书上写每年束金十六两，节礼在外，也有得用了。且说初八坐馆，到那日我竟自去也不妨。”算计停当，出了盒儿，又作一小封，上写使金二星，携盒出来，对老仆道：“庵中无人慢你，替我多拜上夫人，到初八日也不消你再来，我客居于此，来时慢你，我竟自来便了。盒中小封送你算杯茶意。”老仆见有脚钱，欢喜致谢而去。

了缘将彩增藏过，聘仪换封，又假作一封家书。算计停当，只得除下了巾，换僧帽戴了。那夜空如直至更余方回。了缘将假书与空如看，又说：“寄来盘费银三两，因父亲死了，叫我回去治丧事。”

空如看了书，又见了银子，信以为实，反流下泪。了缘亦假意悲哭，又道：“今日来的是我族弟，要我今日就同去。我因师父不在，着他先回去了。”

明日遂别空如要行。空如道：“须带行囊去。”了缘道：“我完了丧事就来的，行囊不消带得。”谁知彩增已藏在身边。空如认做真心，反觉不舍，流下泪来送他出门。

了缘忙忙而去，竟潜入城中，寓于旅店。将聘金买了头巾、衣裳、鞋袜

，又将彩缯裁做如式新衣。到了初八日，于旅店吃了早饭，打扮齐整，摇摆到金家来。早有老仆见了，进去通报。

夫人道：“真个信士，果然自来。”途命侍婢红英扶着鹤郎出来拜见先生。夫人先见了礼，然后命鹤郎拜见。秋生傍立还礼。夫人道：“小儿茅塞，望相公用心训诲，感德无涯。”秋生低头谦谢。夫人自进去了。遂于南边一厢作馆，北边一厢作卧室。进馆后，秋生将鹤郎取名汞，写于书法上。

晚间放学进去，凤娘见了书法上名字，不觉失声笑道：“此生何意取此僻字？”霞萧道：“自古诗人多狂，此亦见其狂耳。”二人笑说不题。

且说眉仙直至三月下旬方回，知了缘为父奔丧去了，日常反党寂寞。谁知了缘竟冒名为西宾去了。那了缘竟认作姓秋，在馆中日夕训诲金汞。他一心只想着小姐与霞萧，只是

侯门深似海，不许外人敲。

秋生亦只空想。

谁知夫人身边一侍婢，名唤红英，年纪十八九岁，生得丰艳，风月之兴甚浓。只是家中无男子往来，此心不能展舒。前坐馆之日，领金汞拜先生，见秋生年纪正少，容貌可观，就有心与他通情。偶一日，老仆出外，无人送中膳，夫人命他送去。红英将膳排于卧房桌上，走到馆中，对秋生道：“相公去请中膳。”

秋生带笑问道：“姐姐唤甚名字，向不出来，今日到此，实我万幸。”

红英生性乖巧，见出语跷蹊，掩口笑道：“我唤做红英。今日老仆出外，故我送中膳来。相公问要怎么？”秋生道：“何不改下英字为娘字更妙。”

红英把眼斜皱了皱，领着金汞进去了。秋生到房中去进膳，思量道：“那姐姐这个光景，像是有心的，若再出来，必用心勾引他。”红英为忘带了茶，送进房来。秋生忙立起笑迎道：“红姐姐，怎么又来进茶，饭都吃不下。”红英亦笑答道：“因知相公吃饭不下，故此送茶来。”秋生遂向前搂住道：“知心姐姐。”抱至床上求欢。红英只笑而不言，任他所为。秋生忙褪下内衣，玉体娇然，雪牝挺露，阴井渥丹，火齐珠喷，红英情逸声娇，秋生兴酣力猛。红英道：“饶了我去，得便再来。”秋生只得放他起来。红英反挽住秋生颈不舍，与秋生接唇吐舌。二人俱酥麻呆睁。秋生恐金汞出来，红英忙收拾器具而去，又回转头视秋生微笑。适金汞亦出来，二人遂散。

秋生自此一番，日夜思想红英。红英亦自此虽老仆在家，他抢前送茶送饭至馆中，不时与秋生偷会。一日，庭中茉莉盛开。红英出来采花，尚未梳洗，云鬓蓬松，更觉娇媚。秋生见之，忙到庭中，勾着红英颈问道：“小姐身边

霞萧姐怎么再不出来？”

红英道：“他日日同小姐在后楼上，吟诗作赋，怎得出来。”秋生道：“我久慕此二人。小姐或不能，霞姐你可有甚计致我一通么？”红英啐了啐道：“你正所谓得陇望蜀，贪淫无耻。”

和生道：“果是我失言。大姐尚未尽欢，怎么又起痴想。”红英摘数朵茉莉花与他戴了，临进去，对秋生道：“方才我不是拈酸之意。若得他同伙，我亦好图长久之乐。若霞姐有可下手之处，我即来报你。成与不成，看你的本事。”秋生笑道：“我的本事红姐姐已晓得的。今后只不要讨饶勾了。”红英打他一下，笑进去了。秋生自红英说出此言，又日日望与霞萧叙情。未知可曾得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十咏难酬沉（足局）（足脊） 一词重睹知真贋

诗曰：

海内知名岁已深，荆州初识未论心。
半生踪迹居乡里，一代文章敌翰林。
无客自邀明月饮，有诗常对白云吟。
书斋只在横溪上，准拟春晴策杖寻。

却说凤娘与霞萧日逐吟诗作赋，戏谑陶情。一日，霞萧对凤娘说：“白相公在此月余，尚未通音信。可将一事探真才学品致何如。”

凤娘道：“以何探之？”

霞萧道：“可将一柄白纸扇，只说送客礼的，叫红英拿去与他写。我那时蹑足潜随，看他如何待红英。”凤娘允诺，遂唤红英付扇与他，告其所以。红英欣然而去。霞萧随后敛足而行。

只见红英至馆中，秋生笑容可掬低声问数语，红英应之，含糊不甚听得。红英递与扇子，各密语数句，四目相视，都有眷恋的光景。秋生磨起墨来，沉吟半晌，濡毫揭扇，欲书只带笑，注视红英。红英亦笑脸相盼。又一回，方举笔而书，写了数字，停笔又呆视红英暗笑。写完，欲速与红英，又不舍，红英来接扇，把手捏一把，才付扇子。红英拿扇在手，欲行又立住。二人相顾而笑。红英又回转头看秋生，秋生注目送之。二人兀有眷恋之意。霞萧窃视，心上疑惑，见红英欲出来，只得先回到楼上，将所见光景述与凤娘。俱猜疑不定。又停一回，红英手拿扇上楼来，递与凤娘。凤娘揭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俄看霏霏染翠重，兰芽初茁恨墀傍。
乾坤返照秋金色，山水相莹晓玉光。
冻笔才濡半点黑，薰炉且酌一瓢黄。
江梅枝上浑铺白，引却寒葩献素妆。

凤娘道：“原来是一首雪诗。文义颇通，字亦可观，只是仲夏，缘何写雪诗？后又不落名款，不写诗题，必心有别用，都忘怀耳。”

霞萧道：“红姐美貌似雪，秋相公为你而写此诗。”红英听了面色涨红，竟自去了。二人愈疑。

且说秋生与红英宣淫已久，何见了不露些丑态？盖因金永在傍，恐他知觉，故二人只是注目与眷恋难舍。扇上的诗是秋生在庵时朋友送他看的，他记得，故此不管时景，写在扇上支吾。至于字体，自古遂官不嫌字丑，他益托赖竟写。故此凤娘尚未识破。

时池中荷花盛开，霞萧同凤娘去看。霞萧道：“小姐旧年于此得梦，今其人已只在未订良姻，小姐何不即景一咏，令白生和韵，就知他真才实学。”遂将笔砚素笺，二人坐于太湖石上，凤娘援笔，遂成《荷亭十咏》。

其一：

日漾红霞押白鸥，漫将遗爱说濂周。
清香几醒双鸳梦，唱彻菱歌叶远洲。

其二：

拟向池边倒一筒，白云忙曳半帆风。
试看浩荡莲舟客，几间人间借片蓬。

其三：

幽篁之下客弹琴，弦动荷风叶卷音。
十二栏杆谁共倚，藕塘蛙鼓伴清吟。

其四：

养得苍松一径偏，戛然鸣鹤石知年。
舞来荷影翩翩动，好傍榆阴啄赏钱。

其五：

裁来燕剪制荷衣，采采蘋蘩鰕正肥。
一网渔歌一棹笛，沧浪针照旧柴扉。
其六：

鸣蜩唤起采莲舟，好幅青山一水秋。
忆昔美宫西子面，小亭只有髻云留。
其七：

养就龙鱼欲脱胎，风蒲萧瑟起云雷。
石台过雨蜗涎滑，看处鳞启长缘苔。
其八：

寂寂槐阴覆竹床，一帘蝶翅激葵黄。
咏成团扇凉生袂，单色对文时旧妆。
其九：

芙蓉露冷滴残蓑，坐钓何如学笼鹅。
曾记烹芹酌月色，紫箫吹彻扣舷歌。
其十：

卸尽红衣并蒂香，好看鸳鸯翼翅长。
蝉声几度惊梧叶，绕树荷亭雁度凉。

霞萧道：“小姐这样大才，顷刻成十咏。未知白生可能效颦？”遂录好，归房去，命红英拿去与秋生和韵。

红英来到馆中对秋生道：“头场题目出了！”秋生惊问，红英取出十咏并说和韵之意。秋生听了目瞪口呆半晌道：“好姐姐，与我方便一声，只说我两日思家忧闷，无甚心绪。留此，容我慢慢的和。”红英遂将此意述与小姐。

霞萧道：“闻得白生诗才甚妙，今日何故推托？”

凤娘道：“无心绪亦有之，只看他和来如何。”

那秋生把十咏细看，意不甚解，欲和茫然，益觉忧闷。过了几日，竟一首也和不出。想道：“不如竟说不善和韵，胡乱做了一首塞责便了。”遂做了一首绝句，改了又改。才改得完，红英已来索诗。秋生道：“你去只说我不善和韵，又没心绪，和来恐不好，故另做一首请政。少顷到我房中来，竭力谢你。”

红英啐了一阵，拿诗献与小姐，述以前言。二人不觉失笑。看时原诗中另有一诗写道：

叶小如钱满绿池，开出花色若涂殊。

两只鸳鸯东西浴，雄者昂昂为觅雌。

二人看毕，大笑不止。

霞萧道：“此算不得甚诗，与那壁上的大不相同。难道和韵和不来，故都做得不好了？”

凤娘道：“非也。必是别人做的，他冒名写在壁上。”又道：“怎么前日扇上的，原看得过啊？是了，想是央人改正的，故将来写于壁上，扇上。今日不得央人改正，故本相都发见出来。”说罢又把此诗来看，越看越好笑。又见后面二句暗藏来合之意，凤娘不悦起来，对霞萧道：“他诗和不来尚不知惶愧，反生淫垢之心。但特地聘来，不多几日，未好就辞他。且由他住着便了。”

红英遂将此一席话述与秋生。秋生听了亦觉（足局）（足脊）不安，从此绝了引诱霞萧的念头，捉空只与红英偷合，消却日子。

再说眉仙在庵中，有人来求他作寿文祭章、写扇子柬帖，络绎不绝。送的笔资，用度之外都与空如，故住有年余，愈加敬礼。那时是中秋望夜，眉仙去邀魏非霞、何圣之、沈云鹏辈来赏月。摆桌子中庭，呼卢浮白。畅饮将酣，非瑕道：“眉兄诗词俱已见教，只古作未闻。今对此明月，不作一序，何以志我等胜赏。”眉仙大喜，遂取笔砚就于席间作《中秋望夜玩月序》。其序云：

试观天地之序，才过流火，本届授衣，正金风玉露一生寒，明瞻擅胜之秋也。欲谋宵事之乐，能不开此牖而睹竹影参差，萤光熠熠。更梧桐三两叶，散落井傍乎？用是涤茶铛、评雀舌，将焚鹊尾而理丝桐。不觉闲庭苔薛之间，玉兔徜徉久矣。渐看走入画栏东，倏登几上。因到砚池之侧，见友人毛颖，不觉悲泣曰：尔亦衣褐徒，何被竹林数子；既为吞墨之鱼乎，兹地不可久留。遂避去而眠于书榻。予携灯烛之，已不见。但见露凝湿桂，数点残星，明灭于河汉间耳。是必乘槎直上蟾空，问嫦娥而取此狡兔，免使人间论盈缺也。

眉仙顷刻成了一序。三友拍手称奇。洗盏更酌，直至东方既白而散。从此眉仙的名益著，拜望的接踵而至。眉仙一日思量道：“我旧年此时至此，今将一周。不知我父在狱中不见，何所下落。又母亲在家，虽托二友，未知安否如何？我因仙语故寓于此，只何日得了。欲要回去，又不敢归。”忧愁难造，遂步于客堂，将夜间所作西江月一调书于墙上：

梧叶惊翻蟾影，芦花凄诉风威。忘机鸥鸟自徘徊，山色湖光妩媚
雁唳含情种种，钟声唤梦谁谁，燃来鹊绕罗帏，衾枕半床闲备。

书毕欲落款，心下想道：“前书寓客，今我未卜归期，何寓之有？”遂直书眉仙白引题。自此于庵中又有魏非瑕，何圣之辈，请他去看枫叶、赏雪景，不觉又过一年。

那秋生在金家到了年终，解了馆，竟不回去。过了新年元宵，依旧坐馆。过了几时，早又是三月初三到了。凤娘又同霞萧仍唤老仆跟轿而去。到牧云庵，进香过了，想起白生荷花诗之可笑，遂到客堂中来，看旧年壁上的诗。指向霞萧道：“此诗尽好。”只见那壁上又有数行字，走近前看时，乃是一首西江月诗，后面写着眉仙白引题。

凤娘大惊道：“白生在我家，又不曾来此，为何又题此词于壁上？事属可疑。”

霞萧道：“可同到前寓室去看。”二人踵步而来，见寓室房门开着，中坐一少年，在那里写扇子。凤娘远立一张，只见那少年面庞与梦中所见的一样，床头原挂着锦囊，中有珊瑚鞭子。二人大惊，又恐少年知觉，忙走出来。凤娘道：“珊瑚鞭既在，必是真白生无疑。但我家处馆的是谁？”

二人正在疑惑不定，适道人送午饭与眉仙吃。霞萧问道：“送饭与何人吃？”道人说：“送与白相公吃。”霞萧又假意再问道：“我旧年来你庵中，还有一个少年寓客，如今去了么？”

道人想一想道：“没有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啊，这是我老师徒弟，名了缘。他是不曾落发的，旧年三月中间已回家去了。今年尚未来。今日我师父出去，没人在庵，小姐来，甚是有慢。”

霞萧晓得其中缘故，遂对道人说：“你去罢，我们亦要回去了。”遂唤老仆打轿，同凤娘一齐回去。未知二人知此消息回来如何发放秋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诤鸿才海棠四种 订大盟琥珀双环

诗曰：

昨夜霜风入缊袍，苦吟长忆杜陵豪。
江城木落猿声切，泽国天空月色高。
自信严丘诸事懒，谁怜诗酒寸心劳。

松花乱落东城而，共听鸣琴下九皋。

却说凤娘到牧云庵中进香，见白生在寓，知家中坐馆的是假冒的。回来与霞萧商议道：“庵中少年面貌与梦中所见的无异，又珊瑚鞭挂在床头，必是真白生无疑了。但在我家坐馆的依道人之言必是了缘，只是不好说破。如今当用何计去之？”

霞萧道：“前送扇之时，我见他与红英的光景必是有情。可作一书，竟说他处师范之位，何起淫匿之心？红英虽侍婢，亦不宜戏谑之。恐夫人知之体面不雅，不如托故自辞。此乃万全之策。西宾已另聘，可作速回去，不必在此。”凤娘依之。写完，反命红英送去。

红英不知其故，欣然而去，递与秋生。秋生一看，手足无措。红英问之，秋生告其所以。二人各暗暗叫苦。秋生道：“红姐且进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红英回覆了凤娘。秋生在馆中，心下想道：“小姐这光景，姻缘大分休矣。我去也罢，只舍不得红英。”左思右想，无甚计策，只得对老仆道：“我久未回家，明日要去，可先替我禀知夫人。”

老仆入内告知夫人。夫人命治酒于馆中，令金汞相陪。秋生道：“替我上覆令堂，我回去未必就来，先生可另聘罢。”又命老仆请夫人出来拜辞。胡夫人走出堂中。秋生作揖，致谢甚笃。夫人原送赆仪，又命金汞拜别先生。红英在夫人后暗暗挥泪。秋生见了红英，碍众人眼目，只得饮泪出门。自思庵中又不好去，恐露出马脚，只得回家，望应天进发。正所谓：

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

秋生一路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不几日到了镇江，遂下了摆江船。谁知到了江中，黑风骤起，把缸一侧，缸上人忙挽住蓬脚。秋生因坐于舰傍，早已侧落江中。风高水急，无人捞救，竟葬于江鱼腹中。老僧水厄之言果应。若竟出了家，此难或可免。后来其父家业已凋零，亦不来庵中取他还俗。从此两下不题。

且说胡夫人见秋生去了，因对凤娘道：“先生临去时曾说未必就来，西宾必须另聘。我想儿童不可一日无师，为今之计如何是好？”

凤娘道：“前鹤兄年尚幼，只算发蒙。今将来要作文字，必须得一个饱学的人方妙。但我家馆资淡薄，饱学的谁肯来？且我辈都是女流，怎晓得外边光景。明日母亲诞辰，要请牧云庵师父来诵经。空如乃诚实老油。问他必有饱学的人，而不计束修者。”夫人遂命老仆去请了。

明日，道人先来摆了佛像，空如又请一僧同来。课诵毕，吃了小饭，然后念起经来，四向忏悔。胡夫人出来拜佛，空如问讯谢了，又命金汞出来拜佛。

空如问道：“小官人尚未读书么？”夫人道：“旧年聘一个先生，前日去了。今要请一个，只是没甚饱学的。”

空如道：“我庵中有一位白相公，真正饱学，就是本县魏非瑕相公也来请教他。他父亲曾为御史，世居青州，今寓我庵中有二年，语音竟是杭州一样。他曾对我说，要觅一个馆。若夫人家是绝妙的。”夫人唯唯进去，对凤娘说知备细。凤娘道：“若与魏非瑕往来，必是有意思的。母亲可出去问他一的实，就托空如聘他便了。”夫人出来对空如道：“老师方才所言之人，若果肯坐馆，就烦老师相聘。但我家清束金薄，只怕他不允。”空如道：“若论馆资厚薄的，我也不说了。”夫人大喜，遂进去封一封聘金，待空如经诵完了，临去就把他袖去相聘，又分付烦他回覆。

明日清晨，空如如果来再三致谢。夫人问其馆事。空如道：“一说就允。白相公已择下后日赴馆。夫人这里把馆室收拾起来，后日着一人来取了书囊行李，就来坐馆了。”言毕别去。

至那日，夫人命老仆去请眉仙。眉仙竟同空如步来。夫人先与眉仙见礼，后命金永拜见先生，又留空如吃素斋而去。

眉仙进馆，问前师取甚名字。金永遂取旧书法与眉仙看。眉仙见取个汞字，不觉失笑道：“虽因姓取名，何至取此字？”进改个“声”字。凤娘知之，大喜道：“果然真白生不同，只取人的名字就有许多意思。”眉仙将带来古玩摆设齐整，卧房仍是北边一厢，又把珊瑚鞭子挂在床头，安寓不题。

且说魏非瑕到庵中来访眉仙，知馆于金家，遂来探望眉仙。自此何圣之、沈云鹏等都来拜望。又有这些求眉仙写扇作文的纷纷而至。金家自用武公贬黜之后，门径萧然竟无人迹。及请眉仙来作西宾，文人墨士踵门而至，把一个冷清门庭重新热闹起来。

凤娘对霞萧道：“前日先生在此，外人寂然无一人来拜望他。今白先生在此，将我尘垢蓬门殊生光彩。”

霞萧道：“白相公今只糊口西席，蓬革已增辉；他日若袒腹东床，我霞萧亦预荣丽。”凤娘微笑道：“痴丫头，何出此狂言。”霞萧道：“我不是狂言，实是至言。小姐只看他改名一节，便见他才思。又兼少年美貌，梦兆相符。小姐后日虽欲不适从得乎？”

凤娘道：“只取一个名字，不足见其大段才学。”霞萧道：“小姐今日可出一个诗题，求他一咏。若果才华敏绝，虽不可行钻穴踰墙之事，亦不好托盟山誓海之心。终身之计在此一举。此非狂言，乃至言也。”

凤娘听了，暗想此言亦是，欲取诗题。时四月中旬，庭中海棠盛开，遂取四种海棠为题，又各拈了韵，乃是：

垂丝海棠韵风字；西府海棠韵仙字；
贴梗海棠韵梅字；秋海棠韵梦字。

凤娘取素笺一幅，把四个诗题端楷写明，对霞萧道：“看谁送去？”霞萧道：“小姐后日上要侍奉巾栉，我就亲身送去何妨。”遂取而去。凤娘暗笑。

霞萧走出堂来，不见眉仙于馆中，竟在于庭中闲步吟哦。霞萧只得忍羞向前。眉仙见了急欲回避。霞萧道：“小姐适得一诗题，求相公一咏。”眉仙方向前作揖，接了诗题道：“姐姐且进去片时，容我做完了来取。”霞萧遂去，躲于屏后等待。眉仙进馆来，展开一看，见是四个海棠题，又限定韵，自语道：“好个难题，又是个难韵。向闻凤娘诗才甚妙，我今日不可做得出丑。”遂磨墨濡毫，按题而咏。不一时，四题俱完，又自看一番，将来折好，走出馆来。霞萧见之亦走来接诗。眉仙道：“俚句不堪入目的，望姐姐于小姐面前一吹嘘。”二人各笑了一笑。霞萧接诗在手，喜之不胜，忙进内递与凤娘。凤娘展开看时：

第一咏（垂丝风字韵）：

苞萼冉冉不禁风，醉却前颜只偎红。
舞罢琼人愤未断，徘徊粉蝶暂相通。

第二咏（西府仙字韵）：

茸茸香草品皆仙，种得灵根异域传。
点缀残霞多少色，枝头春漾任莺迁。

第三咏（贴梗梅字韵）：

容欺桃李节欺梅，固蒂安安梦未回。
每捧日光心愈赤，几炉香处锦成堆。

第四咏（海棠梦字韵）：

球质空怜伴薛萝，阶前醉醒笑容多。
零零露冷娇无力，黄菊时迎赏客过。

凤娘看毕道：“此诗成于顷刻，雅远清新而寓意深远，真目中所未见。”二人称赞不已。

谁知眉仙自和诗之后，思量道：“我在庵中，了缘曾说凤娘才貌双全。今日出这诗题，看起来才学不消说了。侍婢容貌如此，他的容貌可知。但我何能与他一面？虽苟合之事亦不愿。若与我订下婚姻，那时遵养时晦，申明大义于两家父母，缔结丝萝，我愿足矣。只我何能有此福分？”遂朝暮思念，恹恹成病，不能训诲。金声遂不进馆。

夫人命老仆请医调治。凤娘知眉仙得病，谓霞箭道：“白生不知为甚得病，服药难痊。他孤身客寓，倘或不保如何是好？”霞萧道：“容我去问其得病根由，服药方可。”凤娘遂取胶枣杏糕，交霞萧去问。

霞萧走至书馆卧房外，见白生倚在桌上，视床头珊瑚鞭，点首模拟。霞萧竟进房去，问道：“白相公有甚尊恙？小姐差我来问候。”就将胶枣杏糕放在桌上。

眉仙忙立起施礼道：“小生有何德能，承小姐如此垂青相的？”霞萧又问得病因由。眉仙直告其情。霞萧道：“若订盟之事在我身上。相公且宽怀。”遂来覆凤娘道：“白相公之病，原为小姐。”且说苟合之事亦不愿，只要小姐许以终身，其病自愈。

凤娘沉吟不语。

霞萧道：“又非私会，只一盟誓何妨？且白相公因避难寓世，倘一旦患息回家去了，那时欲觅此美貌才郎只恐难得。不如致一盟书信物，彼疾必愈。至于结缡之事，且俟老爷回来，明告夫人，转达其意。夫人知梦兆良姻，必允无疑。夫人一允，老爷必无别议。那时共缔丝萝，室家永好。我若得沐余波感幸无地。岂非至公至大之论？”

凤娘道：“闺中淑女私订婚姻，若使外人知之，恐遭唾骂。”

霞萧道：“预梦所兆，何为私订？且共事者我二人，有何外人知之？又非苟合私通，谁得唾骂？”

凤娘被数语提醒，遂取所佩一琥珀连环，并系珮带一条。取素笺作盟曰：

英英闺秀，凤萧二淑。白眉少年，吉梦先嘱。琥珀双环，誓书一幅。

永订丝萝，日光如烛。有叛盟者，鬼神其戮。

作毕，用连环封好，付与霞萧而去。

眉仙自霞萧问病许以订盟，病已半痊，在房中吟诗志感。见霞策来到，遂立起身揖道：“前言果若何？”

霞萧道：“小姐见相公卧疾，坐卧不安。我达相公之意，遂不愧献丑，将信物誓书送来。”

眉仙喜动颜色，余病全愈，遂啸而答道：“小生菲才薄德，承小姐如此重诺，真铭镌五内，厚德难酬。”遂将誓书连环看了，藏于中。自思无物可表，于床头取下锦囊珊瑚鞭，并作一誓书道：

眉仙白引，才菲德窘。淑媛凤萧，垂青深重。报赠珊鞭，少伸微悃。式订倡随，永祈合吾。天目昭昭，殛兹渝盟。

写毕，同珊瑚鞭授与霞萧道：“此仙师所赠，坐卧不离，今将与小姐珍重藏之，见此珊瑚鞭，即如我矣。”言讫，并付以誓书，各珍重而别。

霞萧将来递与凤娘。凤娘见了珊瑚鞭，叹息道：“吉梦虽验，但我身如白壁，今有微瑕，必待良工琢磨，方能复旧耳。”

霞萧道：“白相公即是良工。后日各禀命成婚，微假不琢自去。”凤娘将誓书、珊瑚鞭藏过。

眉仙亦将琥珀连环、盟书收好。从此三人更相吟咏，乐意陶情。眉仙自病愈，依旧坐馆，教诲金声。虽狎见霞萧，并无淫污之念。故二人益加看重。眉仙得了誓书、信物，方晓得黄犊客所云。“凤凰台上亿吹萧”之句，乃言婚姻之事，至此果应。但未知两人何时得成良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历遍烟波回故里 相求声气各天涯

诗曰：

落日停桡采白蘋，空将远意问行人。
音尘杳杳经千里，芳草萋萋又一春。
每向诗中成晤语，还于梦里得相亲。
燕山明月吴江水，照见飘萧鹤发新。

且说白眉仙自订盟之后，病竟痊可，仍旧训课，朝夕不辍。一日盛暑，眉仙坐于庭中乘凉。红英送茶至馆，见眉仙不在，将茶拿至庭中，对眉仙道：“白相公，今日热甚，我送一壶茶在此，与相公解渴。”

眉仙道：“既有茶，可放于馆中便了。”红英不走，立住了，带笑觑着眉仙。眉仙只做不看见，转过脸坐着。红英自觉没趣，也不把茶放在馆中，竟自进去了。

原来红英暗想眉仙必如秋生之辈，欲与通情。岂料眉仙庄以莅之。红英反不悦起来，到夫人面前潜说：“我适才送茶至馆中，方欲放桌上，白相公伸手来接，将我手捻一把，对我皱皱眼，笑一笑。我却不睬他，奔了进来。”

夫人大怒道：“为人师长的，起此淫乱之心，甚是无礼！”遂至凤娘房中，来说其事。凤娘道：“白生文墨之士，岂有此邪念？且察一的实，然后好说他。”霞箫道：“今且不要说，等小官人放学进来，问他就晓得了。”夫人点头称善。

少顷，金声进来，不见夫人，竟到凤娘房中来作揖。夫人问道：“早上红

英拿茶出来，可曾吃么？”

金声道：“没有。他曾拿茶至馆中，见先生在庭中乘凉，就拿至庭中去。我见他对先生说了两句话。连先生也不见吃茶。”

夫人道：“先生可曾对他笑么？”

金声道：“不曾。我只见红英立住了，对先生笑。先生背转头不理他。前次的秋先生，与红英时常说笑。今这白先生再不曾。”

夫人道：“是了。想是贱婢要去勾引他，他却不睬，贱婢反来搬这是非。”遂唤红英来，将金声之语问他。红英风见说出真情，俯首无语。夫人大怒，将红英痛打一顿。亏凤娘、霞箫劝住。从此将眉仙敬礼如神。红英也不敢谤讟，也不想求合了。

眉仙在馆中，日夕训课之余，留心诗赋，就教金声学做文字。金声生性聪明，略说就明略学就会，宾主甚得。不觉一住三年。

其年是神宗十三年，改号元丰元年。王安石为相已久，神宗亦厌其久专国政。那时大奸吕惠卿知帝厌安石，进出其私书与神宗看，有“勿令人知”之语。凡可以害安石者，无所不用其智。又有一个监察御史蔡确，亦安石所为，今见帝厌安石，遂劾安石乘马入宣德门，又与卫士竞以贾直诸大罪。神宗听之，遂罢安石之相，判江宁府事。此所谓“养虎自噬”。安石亦使人攻击惠卿之罪，遂亦罢免。复以王珪为同平章事，冯京知枢密院事。凡放逐之臣，尽行召还，复职超升不题。

且说冀光白公，自刘钊救出，买舟而逃，白公亦作渔翁打扮，在五湖中泛滥。刘钊捕得鱼来，卖了侍养白公。故当时惠卿虽行文天下缉获，谁去五湖中寻捕？此时王安石与惠卿俱罢废，祸患已息，白公知之，谓刘钊曰：“我蒙汝救援，又兼奉养几年。今幸权臣褫职，风波荡平，今可归故里重见天日。你亦不消打鱼，从我回去，娶一妻子与你，完尔夙缘，亦当酬尔之劳。”刘钊欣然乐从。遂又将渔船变卖了。凑作盘费，随白公起早。从青州来，一路劳顿不必细说。

到了乐安县，白公与刘钊走进城来。见光景比前又是一番。正所谓：

城廓依然在，人民事已非。

白公一路伤感，已到留隐村来。只见碑亭倾记，牌坊毁撤，正不知为着甚的，不觉触物伤情，堕下泪来。少顷到家来，只见门径依然，荒凉特甚。婉儿在门前弯着腰扫地。白公唤道：“婉儿，我回来了。”婉儿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老主人，不及回答，撇下笤帚直到里边报与夫人。夫人半信半疑，忙走出来，白公已进堂上。夫人相见，各持抱痛哭。

夫人问道：“闻老爷在狱不见，未卜吉凶，日夜悬心，不意今日重得相见。”婉儿来叫丫头。刘钊亦拜见了夫人。夫人问是何人。白公道：“我在狱中亏此人救出，不然性命委于沟渠矣。”夫人道：“此人何姓名？因甚晓得就救老爷出来？”

白公道：“他姓刘名钊，绰号黑飞神。原是渔家出身，因有飞身远纵之术，被盗逼勒入伙。昔年前，元宵时节打劫我家，因获住，我赠以金帛，放去的就是他。已后原去打渔，因要娶妻借钱，后偿官无措，又卖妻卖船，只是不足其数，因此来投我。适我上京去了。他就随上京来。监狱是禁在司刑狱中，进中夜逾墙而进，窃负而逃。又买舟避于五湖中打鱼来养赡我。今日安归，皆其力也。”

夫人赞叹不已，遂命旧日看庄老姬先治酒肴与刘钊吃。白公问道：“孩儿怎么不见？”夫人含泪道：“自老爷在狱不见，朝中又差提骑来拿孩儿。亏了袁、方二友晓得，劝他出奔，故不曾被逮。提骑又到家中来搜，我哄他上京探老爷消息去了。故此提骑方去，见了碑亭牌坊，不知为甚，尽行推毁，今尚倾记如故。”

白公道：“这是鲍知县为我盖造的，故此推毁。今鲍兄不知何如了？”夫人道：“自老爷被逮去后，他就挂冠弃职，不知去向。”白公道：“高哉，高哉。”又问道：“孩儿出奔，往何处去了？”夫人道：“那日匆匆出门，未曾说往何处去。今尚未知下落。”白公又泪下道：“我今祸息而回，孩儿何日得归？又不识路径，不知何往，吉凶未保，父南子北，岂不痛哉！”二人不觉大哭一场。

白公道：“这几个家人那里去了？”夫人道：“自孩儿出奔之后，众家人见门户萧条，都投势焰人家去了，惟婉儿与昔年看庄老仆夫妇，日夕相依，以供应饮饕洒扫之事而已。”白公听了，点首叹息道：“吾不意世态炎凉，一至于此。”正所谓：

囊头黄金尽，奴仆反欺主。

夫人治酒，与白公叙述几年相别之苦。婉儿进来报道：“袁相公、方相公，着家僮送一担米，数尾干鱼在外边。”

白公道：“可是袁渐陆、方端如么？”

夫人道：“自孩儿出门之后，全亏这二人时常来慰问，送米担柴，百事周济。真世上难得之义士。”白公道：“这等人，真叫做死生相为的朋友。”赞叹不已，遂命收下。白公走出堂来，对童子说：“又劳你送东西来。可替我致谢二位相公，说我回来了，今后不消送来了。明日我亲自来致谢。”遂留童子

中饭而去。

童子回家，对二人说知白爷归来之故。二人欢喜不胜，遂同来慰问白公。白公迎接至堂中，二人忙拜叩道：“老伯遭无妄之祸，流连数年，今得安归，侄辈欣幸无地，但有失迎问。”白公再三致谢。端如道：“老伯被这时，尚苍髯华发，今归来已两鬓堆霜，真可伤感。”

渐陆道：“老伯在狱不见，果怎生出来，何处避难，侄辈今尚未知。”

白公道：“亏了当年释放义士黑飞神刘钊。他因借青苗钱娶妻，后索钱无措，只得鬻妻卖船，尚偿不足，故来投我。我又被逮到京去了，他就随上京来，我在狱中，他有飞纵之术，逾墙进来，救我而逃。在于五湖中打鱼度日，避这几年。今已侥幸，历遍烟波，重归故里，与君辈相会，皆再生之缘。我今日回来，方晓得小儿逃避之后，家中咸仗二君周济，真没齿难忘之大德矣。”

二友道：“惶愧惶愧。未知眉仙兄能知信息回来否？”白公道：“二位可晓得他往何处去？”二人道：“那日出门未及问得。其时是我二人劝他去的，今日原是我二人寻他回来。”

白公道：“家中扶助之后尚未少报，敢又烦上君远涉乎？老夫写出文遍告天下。他若知我归家必然回矣。”

二人道：“天下甚广，那里出文通告得许多？我二人又闲在家。自古道，全始必全终，敢以远涉为辞乎？但不知白兄何往，在那一路去寻好？”端如道：“我有一计。白兄此去，总不出霄壤之外。访尽天涯海角，料必寻着。我二人分南北二路去寻。但谁往南，谁往北？”

渐陆道：“这却不难，拈阄便了。”遂将纸写成二字；一南字，一北字，搓圆放于台上，拈着其字者即往其路。二人拈毕看时，端如得南字，渐陆得北字。时婉儿在傍，听得要去寻小主，遂向前道：“既二位相公要去寻我家相公，我亦同去一寻。”

二人道：“我二人分南北两路去，汝从那一路去好？”三人正论间，只见刘钊从外进来。白公道：“这就是义士黑飞神。”二友视之，果然形象奇众。白公对刘钊道：“可来拜见袁、方二位相公。”

刘钊遂各揖过，便问道：“二位相公在此所议何事？”

端如道：“因要去寻白相公，我二人分南北而去，婉儿亦欲同去，只是从那一个去好，故此议论不决。”

刘钊道：“如此说，少一个人从去了。我今闲在此，老爷是我引去避难的，难道小主去寻不得的？就是我从去便了。”

端如道：“真正义士，名不虚负。只是你两个何南何北？”渐陆道：“可将先前二阄照我二人之法便了。”三人依之。婉儿拈得南字，刘钊拈得北字。

议决各从一人。

白公见二友坚意要去，又婉儿、刘钊欣然乐从，只得治酒饯别，因说道：“我一人造孽，致小儿远窜，今又劳二君度越关山，跋涉险阻，皆我之贻累也。”

二人道：“侄辈为令郎兄，垂髫结契，不啻金兰之义，且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皆吾辈分内之事。宁以天涯长远致老伯谆谆垂念乎？”白公各赠白金十两道：“吾因久出在外，家业凋零，无甚厚贄相赠，此些些聊伸微悃。”

二友道：“此小事若要老伯劳心措办盘费，视侄辈真鄙夫矣。”

白公道：“些微之物，算不得盘费，略助一鞭之力。二君虽不取贄，老夫岂有随去二人，反要二君恩惠乎？”二人只得收下。婉儿与刘钊各去收拾行囊，白公亦各与白金五两，藏在身边。

二友临别对白公道：“侄辈去时，若得就遇自兄同回尤妙，倘不能访着，移延岁月，望老伯在家，请宽心无挂念。”二友遂即拜别，白公亦感泣相送出门。二友又同着刘钊、婉儿，各回家去，收拾行李盘缠，四人各分南北上路奔寻去了。未知何人可先遇着眉仙，必竟相会得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西湖泛神机式告 南雁归天伦攸叙

诗曰：

路入烟霞一径微，山深人迹到应稀。

风生树杪闻猿啸，雨过溪头见鸟飞。

苔长翠钱粘蜡屐，梅飘香雪点春衣。

寻幽不觉归来晚，几度寒鸦噪夕晖。

却说方端如同婉儿望南一路来寻眉仙，每到一处，凡茶坊、旅店、庵观、寺院，都进去访问，并无踪影。一处访不着，又到一处去查察，只是没个下落，不觉经过几个省城、无数郡县，将有数月。端如道：“婉儿，我与你两个东驰西走，并无头绪。方才我听得人说这里是湖广麻城县了。且进城去打听可有善卜的，问他一卦往那一路去寻好。”

二人算计停当，竟进城来。真正车马杂沓，商贾纷纭，好个富饶地面。二人闲走，见卜课的先生甚多，却清冷坐着。端如道：“清静独坐的，课术想必寻常，不要去问他。”二人东穿西走，兼打听眉仙下落。看看傍晚，只得投了宿店。端如问店主道：“这里可有善课的先生？”

店主道：“卜课的尽多，邻近就有十来个，只都是骗了卦钱胡乱说几句，送你起身便了，那里卜得着？西街上有通灵土地，祈梦甚验，只消睡在庙中一宿，那土地就托梦来。若依梦行之，事必灵验。本县百姓都于此庙中求梦。”

端如听了大喜。明日侵晨，虔诚斋沐，就备了香烛之仪来到庙中。先进去焚香礼拜，细诉心情。祷告已毕，原回店中，用了晚饭，命婉儿宿在店中，自己拿了铺盖，到庙中就睡在神座之傍。思量眉仙不知何处着落？又思量不知上地托梦如何？展转不寐，至中宵倦极方两眼朦胧。见自身坐于船内，到一湖中。只见游船如蚁，锦绣夺目。端如问船家曰：“此湖甚名？因何游客如此之多？”船家答道：“此名西湖。”少顷，见一只画舫撑来。见一人探头出来，端如见是眉仙，忙将手乱招道：“白兄白兄，我特来寻你，你可快过船来。”两船将近，见舱中一女子，头戴金凤冠，又有一女子傍立吹箫。眉仙拢船欲走过来，二女子拖住不放。端如用力去拽，把船一侧，端如失惊，一跳醒来。乃是一梦。

端如大喜。时已邻鸡三唱，就起来，拜谢了土地，收拾铺盖回至店中，对婉儿说所祈之梦，又道：“西湖乃杭州所属。今竟往杭州去便了。”二人欢喜不胜，谢别了店主，望前进发。一路亦不去访问稽迟，不几时已到杭城。因梦中之事，日日往西湖打听，不见影响。

访有月余，端如对婉儿道：“神梦似有因。今既到西湖打听，怎么并无下落？难道鬼神亦欺我？”又转一念道：“神言必非浅道。虽说西湖，未必即是西湖。我今凡杭州府所属县分遍去访察，少不得寻着。”算计停当，二人遂到各处府属的县寻访，只是不见。末后到新城县来。城中遍访一番，又到城外来寻觅，又有数日。

偶一日，二人打从牧云庵经过。端如道：“此庵虽荒凉，也要进去看看。”遂同婉儿进庵内一看，寂无一人。婉儿道：“出去罢，热闹的所在尚不见，此庵鬼也没一个，看他怎的？”端如道：“既进来，且看看去。”

二人走入客堂，婉儿道：“壁上有几行字，相公何不去看看？”

端如道：“在那里？”

婉儿指道：“这壁上不是？”此一看，正所谓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端如抬头一看，诗后写着：齐东寓客白眉仙题。端如忙举足踊跃，拍手大笑。看看那边壁上的词，见书眉仙白引题，益发欢喜，笑做一堆。

婉儿问道：“相公为何这样快活？”

端如道：“墙上的诗是你家相公做的。好了好了，海底捞针如今捞着了。”

婉儿道：“相公不要空欢喜。此庵荒凉异常，人影也无，未必相公住在此间。或者偶然经过题诗于此，又往别处去了，亦未可知。”端如一场大喜被婉儿说几句话，意趣索然，手足懒举，坐于凳上不动。婉儿道：“相公不要败了兴，且去寻庵里人问声就晓得了。”

端如道：“我懒走，你去问声罢。”

婉儿遂四下寻觅，到后园见一老道人锄菜，婉儿忙向前作揖道：“老道友，白相公可在你庵中么？”道人回道：“没有。”婉儿心中突的一跳，只得又问道：“山东白相公，题诗在你庵中墙上的？”

道人道：“去了。”婉儿愈加惊惶，又问道：“那里去了？”道人道：“往城中金侍郎家坐馆去了。”婉儿心上方定，问其详细。重到客堂来，见端如呆呆的坐着，婉儿道：“如今该走得动了。我家相公在城中金侍郎家处馆，问着的实。可寻去罢。”

端如听说，喜动颜色，气力复加。同婉儿进城问着金家，见门上无人，竟走进去，唤问道：“白相公在么？”

眉仙适举笔与金声改文字，听得有人相唤，只道求他写扇作文的，慢步出馆来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眉仙见了尚不知是端如。端如见是眉仙，忙跣至堂中下礼道：“老兄安寓于此，弟何处不寻得到！”眉仙答礼，立起身来仔细一看，才认得是方端如，重又下礼。惊喜而言：“老兄长途跋涉，何以访得至此？”方问间，婉儿赤进来叩头。眉仙大喜道：“你怎么亦来了？”命坐于槛上，自己挽着端如手坐定，问及白公消息，家中别后夫人安否，今何故来寻，细问来音。

端如遂将白公在狱亏刘钊救出，逃湖归家，家中幸得安宁。又将二友分路南北跟寻，自己祈梦来杭，适庵中观诗访得之故前后备述一番。眉仙致谢慰劳。

金声知先生家中来的人，进去禀知夫人。忙备饭于馆中来，老仆来请。眉仙遂同端如进馆坐下。老仆又陪婉儿于外厢饮膳。端如谓眉仙道：“令尊翁因悬望吾兄，故弟特来寻访。今喜聚首，但愿吾兄即同回方妙。”

眉仙道：“我亦朝夕思家，二亲时见于梦寐。只因祸患恐未息，故不敢归耳。今兄来，自然即同归矣，岂有又留于此乎。”端如道：“不然。我前祈梦，虽见吾兄于船中，将过船，有一头戴金凤冠，一傍立吹箫二女子拖住不放吾兄，船侧惊醒。故今虽见兄，乞兄即归方好。”眉仙听了暗笑不已。

端如问道：“何笑之有？”眉仙附耳低言，告以凤娘、霞箫订盟之事。端

如大惊道：“真正神梦有验。”眉仙道：“不止神梦有验，我昔年与兄所遇黄犊客，他曾赠我数语，今想已都应验；首句说驾一叶之扁舟，挟飞仙以遨游。依兄言之，此二语应于老父之事矣。又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之句，应于弟之借寓牧云庵矣。至于凤凰台上忆吹箫，又应于此也。只末句未审何为？既吾兄以神梦之事疑弟，我今先密写一别书致二美，明日告明主母，与吾兄长往便了。”

是夜端如与婉儿留宿于金家。凤娘知眉仙要回去，不好留得，又不好送别，只得先封白金五两、王簪一枝，傍晚使霞箫送与眉仙订别，并祈莫负前约。眉仙亦致别书，对霞箫道：“鄙人无物可赠，我向来所成《珊瑚集》上、下二册，今将一册赠与小姐。日后成姻，仍将上下集纂成一册，完我二人之愿。小姐不能面别。代我致谢一声。”霞箫接了别书、诗集，又订道：“相公此去，长途保重，若到家可即行聘来求婚，毋使我二人失落。”各各涕泣而别。

明日夫人置酒饯行。金声泣道：“蒙师几年训诲，恩实再生。今日远归，未知何时再会，教我何以为情。”眉仙亦泣下道：“不必悲伤，后日正长，何愁相会无期。”又请夫人出来拜别。夫人将向来所积束修一并付与眉仙，外送白金五两为路费。

眉仙收拾行囊，捡琥珀连环、誓书藏于胸前锦囊中。凡朋友送的一应古董玩器，不好带去，都把与金声。命婉儿带了行囊，同端如出门。金声随后相送。眉仙道：“我尚要去别魏、何诸友，不必送了，回去罢。”金声只得含泪而归。

眉仙先来别魏非瑕。非瑕道：“弟竟不知，尚未一饯。”再三苦留住下。魏非瑕送去拉何圣之、沈云朋来相饯。各叙衷情。明日魏非瑕赠彩缯二端、松绫四表里、白金十两。何、沈二人各赠数金。三人相送眉仙出城外，涕泣珍重而别。眉仙又到牧云庵来别空如，赠彩缯二匹、白金五两，以报留寓之德。从此三人雇下头口，望山东进发。

路上端如问眉仙来时那匹马怎么样了。眉仙道：“死于庵中，因此留寓。”端如又问来时曾带珊瑚鞭否。眉仙道：“带来的。”端如道：“为何不见？”眉仙默告已赠凤娘之事。端如道：“既如此，在弟身上。回去禀知老伯，行聘求婚便了。”眉仙道：“弟别后，兄可曾娶尊嫂否？功名若何？”

端如道：“我是前年娶的。袁兄娶有三年，已生一子。我尚璋瓦未弄。是兄出奔三年，我二人就列簪序。”

二人你问我答，路上不觉寂寞，又无甚担搁，不几时到家。婉儿先背行囊奔至家中来通报。白公欢喜无限，同长孙夫人出堂来看。

眉仙进来拜伏于地道：“不孝子播越在外，父难不救，母老失养，真乃世

之罪人也。”

白公扶起。端如亦拜见。白公同夫人再三慰谢。遂问眉仙出逃几年避难何处。眉仙将寓庵中、馆金家之事细告一番。白公又问端如道：“劳君长途跋涉，何以访得到彼？”端如遂将庙中祈梦、壁上观诗、诸友饯别，细述始末。白公叹道：“古惟有寻亲者不辞千里之劳，今君为友如此，愚父子将何以报？”端如谦让不已。

夫人已置酒于外厢，遂邀入座。席间端如谈及道：“当初白兄出避，时方弱冠，今已壮年矣。且喜向患荡平，老伯可订其结缡之好，室家有助，老伯之事毕矣。”

白公泪下道：“我有此意久矣。因此枉祸，故不及此。今若得乔木门楣，联姻方好。”

端如道：“有一事，正千里奇缘。”将眉仙处馆，与凤娘、霞箫始末根由尽情细述。白公闻说亦喜道：“事实良缘。只是途远，何人致聘？”

端如道：“袁兄北往，何日得回？今小侄欲去寻回，故不能随往，我去绝妙。如今可令婉儿去求，必无所阻。若不然，白兄可置书于魏非瑕亦可。我就此告辞矣。”白公允诺，又谓端如道：“君寻袁兄还是几时去？”端如道：“我今回家，一面就往北去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为友忘家，真今世稀见之义人也。”遂送白金斤许为路费。眉仙亦送白金二十两及非瑕所赠松绦一端，并送与端如。端如竟受眉仙之赠，固却白公之金。再四推让，白公遂送快驴一匹为行脚。端如拜受而归。临别，眉仙道：“但愿遇得袁兄，不日就回。弟备得樽酒，与二兄话旧。”端如谨诺。回家亦叙别一番。仍收拾行囊，乘白公所赠的驴，往北寻袁渐陆、刘钊去了。

白公听了端如的求婚之言，进作一聘书，将金凤钗一对、碧玉钗一对、锦瑕四端、聘金五十两，命婉儿藏好，多带盘费，治装而行。眉仙又将雅扇三柄，自己精写楷书，古砚三方，送与魏非瑕、何圣之、沈云朋三人，致谢别意。婉儿一同置于行囊。拜别家主，望杭州进发。未知求婚可就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汤灶奸自渐鹰犬 泰狱尹亲送鸾凰

诗曰：

春来红紫遍芳郊，行乐堪怜少故友。

骐驎尚淹千里志，鷁鷁空恋一枝巢。
酒杯得意看花饮，茶臼惊眠隔竹敲。
也分林泉甘淡薄，山灵从此不相嘲。

却说白公差婉儿往杭州金用武家来求婚。那年神宗晏驾，皇太子煦即位，改号元祐元年，是为哲宗皇帝。召用先朝一班正人君子，若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诸君之辈执掌朝纲。将安石所行新法尽废。天下翕然称治。时王安石已死。遂治其党，将吕惠卿建州安置。召还金用武知青州事。金公拜旨，促装起身。那吕惠卿势焰之时，将人贬窜，快其私愤，今却轮到自己身上，心中不忍，不肯离京。奈圣旨逼迫，只得将家中珍玩，财务，尽行收拾，装上车儿，带了家小，自己随后趲行，望建州来。一路失意叹息，行一步，懒一步。一日，车夫道：“快赶去到建州，只有百里之遥了。”吕惠卿见说将近了，心上忧闷愈增，自思到了建州，犹如入于井内。正思量间，看看到一荒凉地面，只听得树林中摇铃号响。惠卿方回头欲问车夫，只见二三十骑人马奔近前来。车夫见了，惊惶逃避。众人竟将辎重车儿推去。惠卿不舍，下车来夺。众人竟将吕惠卿捆翻，连家小都捆缚了。尽情收拾，连车推去，只剩一辆空车。

吕惠卿睁眼看他拿去，好生不忍，又不敢叫喊，群盗去了，在地上挣扎不脱，暗暗叫苦。盖群盗路上见了车中许多财物，随至此旷阔处，一拥奔出，劫夺而去。惠卿正叫苦不迭，望见前面一对黄旗，上书“钦敕赴任”四字，后面一辆车儿，行来将近。惠卿唤道：“救命救命！”只听得车中那人道：“可住了车，解了这汉子的绑。”一人走来，替吕惠卿解下绳索。惠卿自去解放了家小。

车上那人问道：“可是吕老相么？”

吕惠卿见问抬头一看，认得是金用武，羞惭无地，只得向前叙礼。金公就于车上答礼，问道：“吕老相，何亦至此？亦师相之命乎？”

惠卿俯首答道：“圣恩赐谪，无所逃罪。”

金公又问道：“何绑缚于此？”答道：“适被盜劫。”因咬牙声恨。金公道：“财物虽然劫去，得保老相之首领足矣。今我又蒙圣恩授予以爵，若比昔日三司之职，亦可相等。但老相既被盜劫，想盘费乏矣。我于府库中借得路费银百金，今以十金为赠，聊谢昔日逼我来此，今日相会之意。”

惠卿听金公数语，汗流浹背，坚却不受。金公道：“幸毋辞，亦如青苗钱加利送还便了。”吕惠卿益惶愧无地，只得收了，勉强致谢。金公就催车而行，大笑而曰：“饶君掬尽湘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”

惠卿听此一句，自悔叹道：“我甘为权相鹰犬，今日被人唾骂，何面目见人乎？”正在叹息，适车夫知盜散，重复走来，驾车而行，反埋怨惠卿多带财

赂，致失车辆，要惠卿赔偿。吕惠卿到了建州，终日愧闷而死。家小流落，不知所终。正所谓：

不能够流芳百世，只落得遗臭万年。

却说金公一路回来，思量离家十有余载，今且回家一面，然后赴任。遂竟往杭州来。家中早有报到。此时金声已十五岁了。自白眉仙归后，亦不聘师，日夕与凤娘讲论，文墨大通。知金公回来，遂出城迎接金公到家。夫人、凤娘迎入叙别。霞箫亦来拜见。

夫人命治酒洗尘。问及数年别后之事，金公亦叹息道：“我当初为吴江知县，出门时凤娘尚幼，鹤郎初生。今一已及笄，一已成丁。我二人俱属老迈。真韶光之易逝，乐日之无几。”遂与夫人商议道：“孩儿尚幼，烟事可缓。女儿年已及笄，乘我在家，可媒一配。”夫人允之。即令媒的与凤娘议婚。

自此，求婚者接踵而至。盖凤娘才貌素著名外面，因金公得罪当途，故无人求婚。今见金公升职而归，谁不垂涎淑媛。凤娘知求婚者日至，与霞箫议曰：“求婚者纷纷，倘爹爹纳了他人之聘，将白生置于何地？我又不好禀知二亲，事属两难。倘不能遂志，我惟汝何以谢白生？汝后日若得与白生践约，可表我此心。虽死无憾矣。”

霞箫道：“小姐何急遽之甚。此事极易，待我去禀知夫人。竟说小姐向年之梦。夫人所知，前西宾白生名号与梦相合，又珊瑚鞭现在，东床非此人谁敢袒腹乎？小姐虽无私意，曾以终身相许。今老爷若另欲纳聘，小姐惟一死自誓。夫人素爱小姐，将此言一激，必然与老爷委曲耳。”

凤娘大喜，取出珊瑚鞭付与霞箫袖好。霞箫到夫人房中，见金公出外，惟金声傍坐，与夫人闲话。霞箫进去，各万福了。夫人问：“来此何事？”霞箫笑而言曰：“小婢有一言欲告夫人，尚不好说。”

夫人亦素喜霞箫，遂道：“有甚言语，可直说来。”霞箫道：“前年小姐常说所得之梦，夫人可记得否？”

夫人想了一会道：“可是什么骑牛老人，同一白眉少年，手中拿甚珊瑚鞭子的梦么？”

霞箫道：“正是。夫人可晓得这白眉少年是那个？”夫人道：“不知。你可晓得么？”霞箫回顾金声对夫人道：“可问小相公就得知了。”

夫人问金声。金声道：“我也不知。”霞箫道：“小相公，可记得今年回去的先生姓名否？可有号的？”金声道：“我见他写帖落款俱是白引名字。其朋友来，称呼叫他是眉仙。”

霞箫道：“这等说起来叫做白眉仙了？”金声一想，拍手笑道：“姓名与

梦径相符，这也奇怪。”夫人亦点头称异，遂问道：“但不知珊瑚鞭子，不知何意。”

霞箫袖中取出珊瑚鞭，递与夫人道：“只此就是珊瑚鞭子了。”

夫人见了，大加惊异。金声亦骇笑。夫人问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？”霞箫忙跪下道：“小婢罪该万死。”夫人忙扶起问之。

霞箫道：“就是白相公的。是处馆之后，我走出园中采茉莉花，见床头挂这鞭子，又见姓号与梦相合，遂告知小姐，故劝以终身许之。今小姐见求婚日至，恐老爷别订姻亲，屡欲自缢。小婢惶恐无地，故冒死来告。”言讫，又跪下去。金声唤起。

夫人道：“女儿家，这样短见。既梦兆良姻，又非私通之丑，待老爷回来说明，与白家联姻便了。珊瑚鞭留在此，你去回覆小姐。”金声亦随霞箫至凤娘房中，来谕凤娘。凤娘又告以霞箫同盟，日后愿为偏室之情。金声亦与夫人说其详细。

金公归来，夫人果与说明其意。金公道：“白老原是忠义之人，又名人子孙。其子亦少年才俊。连姻甚当。只是他来求婚方好。”夫人道：“今可先绝求婚者，虽女儿百岁，竟为白氏之人矣。”金公遂告辞媒的，求婚者方息。

再说婉儿一路行来，将到新城县，思量道：“我若自去求婚，倘金家不受聘礼奈何？闻得魏相公乃杭城大侠，且喜带有礼物送他，我竟托主人之意，央他求婚。必然妥当。”算计是了，竟投魏家来。

非瑕知是眉仙差来的，出来慰问。婉儿下礼道：“小人是青州白相公差来的，多拜上魏相公。因路远不便致礼，聊敬二物，少伸别意。”遂取出金扇、古砚。又道：“这是送与沈、何二相公的。小人不认得，要烦相公使人转送去。”

魏非瑕道：“千里思故交，足见其钟于情义也。”遂留婉儿住下。婉儿以求婚之意说与非瑕。非瑕大喜，使人去邀沈、何二友。随即到来。非瑕说眉仙致礼求婚之意。三友欣然乐从，同至金家来。

金公迎入，叙礼毕。三人道：“老亲翁荣归，晚辈有失迎问，惶怖之极。”

金公逊让，献茶过。非瑕道：“晚辈此来，为令闺秀求姻之事。”

金公道：“小女已字人矣。”三人各吃一惊。又问道：“字于何人？”金公沉吟不语，对三人道：“三君所言求婚者何人？”

非瑕道：“是个少年才子，今世独步的，曾在尊府为西宾，即白御史之子，名引，号眉仙者。”

金公道：“闻得在舍西宾，说是今岁辞去的。只是他在青州，三君何以为

彼求婚？”

非瑕道：“白兄在府时，曾与晚辈契结，今特令人到舍。故尔来求。”遂出白公聘书与金公看。金公道：“既承三君作代，老夫敢不从命？但不知几时行聘？”三人齐声道：“既蒙老亲翁金诺，明日就过聘了。”金公留三人小饭。三人再四致谢而别。

三人路上议道：“金老先生言其女已字人，后又允从，不知何意。且不要管，明日竟行聘便了。”

且说金公送别三人进去，对夫人道：“今日魏非瑕同着何圣之、沈云朋三人来求女儿姻事。”夫人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金公道：“我因他说求婚，反吃一惊。别的好回他，三人来说，女儿尚未纳聘，如何支吾得过？后说出来是青州白氏求婚。”夫人忙道：“可曾许他？”金公道：“我已许下他明日就行聘了。此三人作代亦不俗。”

言讫，遂于袖中取出聘书，付与夫人藏好。又对夫人道：“既结了婚，就该两便做去。他路隔千里，日后成婚难于跋涉。今我要去青州赴任，不若竟送女儿到他家去结缡何如？”夫人大喜道：“老爷所见极是。”

明日魏非瑕将聘礼贮于盒内，命婉儿掇着。自己原拉沈、何二友，齐到金家。金公受了聘礼，致谢三人，邀入后堂。已设下极盛酒席。各逊位而坐。婉儿外厢款待。

金公就座中将赴任送婚之意告于三人。三人大喜。席散告辞，婉儿拜谢。非瑕随即写书，分付婉儿先回，说受聘送婚之意。先要整備成婚之事。

金公就备两只大座船，整治行装，同夫人、凤娘、霞箫、金声一齐下船，时红英已嫁人，新讨一婢，名唤雨兰，作陪嫁。金公命将大门封锁，贴上告示。只留两个家人看守。时老仆已死，家人于后门出入。分派停当，将开船去，魏、何、沈三人差人送添汝之礼，又送与眉仙贺仪，烦金公带去。金公收下，发帖致谢，然后望青州来。

一路风光耀眼。将至青州起早，对金声道：“我皇命在身，不得先治私事。你可送了凤姐去，然后到州里来。”遂分二路：金公与胡夫人往青州去，金声同凤娘、霞箫、雨兰到白家来。那时哭别不能尽状。

白家打听得到了，遂差花锦幔安车四辆、骏马一匹，接着，到留隐村来，已停在门首，白公送化了知合马。伴婆扶二佳人出了安车，进堂上来。一男二女交拜天地，又拜了白公与夫人。进房吃了合卺杯。诸礼完毕，白公与眉仙出来迎金声入内，亦见了礼。伴婆又领雨兰拜见。就设席于堂中，都结彩张灯，入座饮酒。备役人俱犒赏而去。金声与眉仙虽曰新郎舅，实是旧师生，相见甚欢，尽兴而饮。遂留宿金声于外厢。

诸事完毕，眉仙遂进房去，与凤娘、霞箫重新叙礼，坐于灯前话旧。凤娘取出珊瑚鞭，送还眉仙曰：“今日双珠还合浦，诚大幸也。”眉仙亦取出琥珀连环，送还凤娘曰：“几年想念，今日方谐。”又笑语了片时，三人同寝，雨兰睡于外房。是夜芙蓉衾暖，好教玉漏停催。云雨台成，永订山盟不变。

成婚之后三人情好自不必说。白公夫妇见二媳妇工容才德，亦欢喜不胜。金声住了数日，拜别往青州去了。

一日，凤娘说起魏非瑕、何圣之、沈云朋三人求婚，临起身又加添妆之敬，并致贺礼与眉仙。眉仙叹道：“天涯一面，遂尔瞩目，真斯世之义侠也。”因而思及袁渐陆、方端如二友之事，不觉堕下泪来。

凤娘问道：“有何伤感而堕泪？”眉仙将昔年避难始末根由及袁渐陆、方端如委曲周全，分路寻觅，至今未还，细述一遍。夫妻三人叹息不已。但未知袁渐陆往北路寻眉仙怎生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截渡赢资登彼岸 分庄娶室续前弦

诗曰：

桃花点点山中雨，杨柳青青水面丝。
春色恼人牵别恨，锦笺乘兴写相思。
小窗鹦鹉呼春梦，芳榭提壶促醉期。
惆恨百年今已半，花前时复玉樽随。

再说袁渐陆，刘钊望北路来寻白眉仙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东寻西觅，并无踪迹，将有三年。二人无奈，只得求神问卜。也有说寻不着的，也有说只在目前就遇的，也有说再径北去自然寻着的。二人听了，疑惑不决。刘钊道：“在此多时寻觅不出，如今且过黄河去看。”二人送过了黄河，又经了几个府县，只是无些影响。

袁渐陆寻得没摆布，只得心生一计；买了四五尺一幅白布，写了眉仙面貌乡贯，曳于竹竿之上，叫刘钊搦着，各处访问。只是不见。渐陆又思一策：做一歌谣，命刘钊口中唱说道：“白眉仙，白眉仙，到处寻不见。有人知道报我们，赏他宝钞三十贯。决不食言，钞儿现带在身边。”刘钊一头走，一头念此谣，逢府叫寻十日，逢县叫寻五日，逢乡村叫寻三日。自此儿童闻之，都骇笑，依刘钊言，时常唱念。

袁渐陆想歌谣传播，或眉仙可知消息，谁知意无音耗。一日，二人叫寻至

一村中，叫了两日，只得往前行去。过了数里荒地，只见前面隔着一条河，广阔有二三里，并无舟揖往来。二人伫立等了半日，只见官道上一人走来。刘钊问道：“此河甚名？这里是何地方，可有渡船的？”

那人道：“这里是临洮府蒲源县。此河旧名苍津，今改名截渡。”袁渐陆道：“何改此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去从小路有二里，就有一渡船。驾船兄弟二人，一唤强凌弱，一唤强暴寡，凶悍无比。每渡一人，要白银一两。若少与他，到彼岸，不许上涯，补足其数放你上涯；如无，竟交渡船一侧，倾落水中而死。故此今改名截渡。”

刘钊道：“为何官府不治他？难道再无别只渡船的？”那人道：“他所兢的渡银，每日几十两。他时常送与官府。官府谁去治他？曾有几个渡船，都被他截沉。众人见他凶恶，谁敢与他争论？”

袁渐陆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妖魔小丑遂敢逞凶，岂不令人愤怒。”

刘钊道：“我们竟去要他渡过，看他怎么。”遂谢了那人，打从小路而来。见一只渡船泊于岸边。舱中有几个人坐着。船头一人拄着篙子在河，把身子斜倚着。后艄一人横着身睡在船板上。刘钊道：“此二人相貌凶狠，想是二强兄弟了。”

刘钊放下布竿行囊在路旁，叫袁渐陆守着，自己走近船边，竟跨下去道：“快些渡我过去。”

船头上一人乱喊道：“死蛮驴，不知咱老爷的法度？渡钱也不送，擅下咱老爷的船来。”

刘钊立住了睁眼大喝道：“你要渡钱就送你几文便了，怎就骂人？”船中人听了，都大笑起来道：“你远方人，不晓得这艄上的是强大爷，船头上是强二爷。有规矩的，先送银一两，然后上船。”内中一人指袁渐陆道：“那一位可是一起的？”刘钊道：“正是。”众人道：“强大爷，看我们众人面上，他远来的二人，总送了一两银子罢？”

强二道：“不要睬这厮。一两九钱九分也不肯的。”

刘钊道：“放屁！我不知走了多少江湖，那里有摆一个渡儿要一两银子？若叫你的船长行要几千么？我二人只与你二钱银子，偏要你渡我过去，看你们怎么样了我。”

二强见刘钊出言粗莽，形状异常，也不十分凶狠。强大道：“不与你这蛮驴斗口。只有二两银子渡你二人过去。没有银子，请你钻在岸上，难道你飞了过去不成？”

只这一句，正搔着了刘钊的痒处。他假意慢慢的道：“我若飞了过去，你便怎么？”

二强料是飞不过的，遂高声道：“你若飞了过去，将船中渡钱尽送与你，今后只要一钱一渡。”刘钊道：“你今日有多少渡钱了？”强大道：“我一日三渡，每十人一渡，今第三渡，船中有七个人了。一两一个算去。”

刘钊道：“不要反悔！”船中人见说若飞过去了今后只要一钱银一渡，齐声道：“我们众人做保证，强大爷决不反悔。”

强大道：“你不能飞过，输甚与我？”

刘钊道：“我若飞不过，这行李盘缠都送与你。若我飞了过去，那位相公、行李，要你送过来的。”众人又道：“这小事，不消说得。”刘钊大喜，走来对袁渐陆说知其意，将衣裳束紧，将布竿挟在手中。视那河面，也阔有里许。遂喊道：“你们开眼看着！”众人都抬头来看。

刘钊将身尽力一纵，高有数丈，复横着布竿，将身一侧，直到彼岸，挺然立于涯上。众人都加手额上曰：“真天神也。”遂于船中叩首罗拜。二强吓得软做一堆。

刘钊于隔岸大笑呼道：“快送我袁老爷过来！”众人也不由二强做主，竟请袁渐陆下船，替他扛了行囊。撑篙的撑篙，摇橹的摇橹，不一时，拥着渐陆上了涯。刘钊奔下舡道：“如今可还银子与老爷罢。”

二强只得挣扎起来，到后舱将渡银并做一包，双手递与刘钊。刘钊抓一把与众人道：“想是你们渡银也在里头，原还了你们。”众人大喜，亦登岸作谢，问二位姓名。

刘钊道：“那位相公姓袁号作渐陆，我姓刘名钊，江湖上绰号做黑飞神。”众人点首道：“是个黑飞神老爷。”说罢，各散去了。二强在船上，亦记得刘钊名号，只是自己失言，悔恨不已，只得摇船去了。

刘钊将银子藏在身边，对袁渐陆道：“我们微幸，正盘费将乏，得此一包横财。”

袁渐陆道：“你将纵时，为甚挟着布竿？”

刘钊道：“布大有四五尺，挟之而纵，布上带着风，只上不下，亦少借力。我们河面有里许，故着实纵高，趁风一卸，得登彼岸，赢其资耳。”

袁渐陆叹息道：“无怪你救白公出狱易若反掌。真异人也。”刘钊仍背着行囊，搦着布竿，一路叫寻眉仙去了。

且说方端如乘白公所赠之驴往北来追寻袁、刘二人。寻有年余并无消息，只得渡过了黄河，又过了几处府县。路上听得儿童唱的歌谣，是寻白眉仙的，遂问居人道：“小儿所唱之谣是谁做的？”其人道：“是两个别处人，寻甚白眉仙不见，曳布于竹竿上，口中唱此谣。小儿们听得亦学之唱诵为乐耳。”端如喜二人有着落了，遂一路问人道：“拿布竿叫喊寻人的，那里去了

？”人说往那一路去了。跟寻又不见。又问人，又说往那里去了。又追寻。直至苍津河。

欲过渡，因端如有一驴，要渡银三钱。端如道：“怎么要许多？”船中人道：“你若前日来，还要三两哩。”端如问其故。船中人道：“因有一人挟布竿飞过河，赌赛减价，至一钱一渡。”端如知是刘钊，遂将三钱银子与之，牵驴下船，忙催渡过去。

二强道：“客官甚要紧事，这样性急？”

端如道：“我要寻将布竿叫喊寻人的。”船中人道：“前日飞过去的就是了。”二强道：“你可晓得他叫甚名字？”端如道：“既寻他，怎么不晓得？一个姓袁号渐陆，一姓刘名钊。”二强道：“你可晓得他绰号是甚的？”端如道：“他绰号叫做黑飞神。”二强道：“你既是寻他，送他过去罢。”遂还了三钱银子，就开船过去。

少顷到岸，端如称谢了，带驴上涯而行。自思道：“好了，渡船上不要我银子，二人像个寻着的了。”往前飞赶，约有数十里，只听得路边人说道：“方才这人，为甚拿布竿叫喊寻人？”端如忙问道：“叫寻的如今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就在前面村中。”端如听了，策着驴飞骋赶近来。只听得刘钊叫唱歌谣。

端如遂接听唱道：“白眉仙，白眉仙，南路先寻见。我今又寻着你们，不消出钞三十贯。乐不可言，二人且住在前边。”

袁渐陆、刘钊听得背后接唱，只道是儿童学他。后见改腔而唱，袁渐陆回首一看，认得方端如。端如跳下驴走来，渐陆忙下礼问道：“方兄怎么亦来此？”刘钊亦下礼惊问不迭。

方端如遂说出寻着眉仙，今我又北来追寻之事。袁渐陆道：“你若不来，我们寻一世纪也不晓得白兄在家了。”三人遂一同转来。路上又问方端如为甚直寻至此。方端如遂将闻童谣、渡河不要银述一番。三人各大笑。

回至渡口，刘钊招呼道：“可渡我们过去，送三钱银子与你，省得我又飞过来。”二强见是刘钊，只得摇船过来。三人一齐下船，摇至岸边。刘钊腰间取出银子，捏两块与二强。二强不敢受。刘钊道：“自古说皇帝尚无白用人，岂有此理。”遂登岸，将银子丢在船中。

三人前行。刘钊道：“如今又不要寻白相公，又不要飞渡河，要这布竿何用？”遂将布竿丢于苍津河中。端如自骑着驴，渐陆、刘钊各雇了牲口，星驰电掣赶回家来。不几时到了乐安县。

三人径到留隐村白家来。只见堂上摆下筵席，热闹异常。正不知为甚的，适眉仙从内走出。端如道：“白兄备席与我三人洗尘否？”

眉仙抬头见了，忙迎下礼，指刘钊问道：“这就是刘义士么？”刘钊向前叩头。眉仙忙答礼扶起，搀二友坐了，命刘钊坐。刘钊道：“我且进去见了老爷夫人。”遂入内去。

眉仙问二友往北始末。二友各将前事细说一番，眉仙慰劳称谢不已。只见一少年从内走出，见二人叙了礼，亦陪坐。方端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金声，遂问眉仙道：“令高徒何以来此？”眉仙笑道：“昔日是小徒，今日是内弟。”方端如点首忆着前事。

袁渐陆茫然不知，遂问端如。端如复述一番。渐陆道：“今日方知白兄出避根由。”端如又问道：“白兄聘过姻几时了？”

眉仙道：“是兄径北去后就行了聘，旧年已谐琴瑟。”遂叹息道：“弟在家安乐，致二兄在外困苦，此罪奚赎。”二友又问道：“今日何故设宴？”眉仙道：“前日添弄一璋，今日做汤饼会，故请小舅来此。”二友称贺不迭。

白公知二友归了，出来拜谢。二友道：“老伯已植芳兰，侄辈失贺。”白公道：“惶恐。二君涉历风霜，尚未报德，且即汤饼会为洗尘，甚为先礼。”遂留二友人席，又命刘钊亦预席，金声与白公父子，共是六人。尽欢畅饮，各各大醉。二友送留宿。

明日二友告归。白公以无物可酬二友之劳，家藏有红玉杯四对，今以半分赠，又将白乐天真稿各送一册。眉仙亦各赠锦缎四端、貂裘一袭、羊脂玉砚一方，又致意道：“财宝非为贵，不敢相送，只此微物，少见愚衷。”各将盛于盒内，命婉儿送去。二友不敢固却，再三致谢。临别，二友又道：“白兄弄璋之喜，容日奉贺。”白公与眉仙、金声直送出门。端如见驴系于墙角树上，对白公道：“老伯所赠佳驴，侄今无用，原奉璧于中罢。”各慰谢而别。

白公又对眉仙道：“刘钊一番劳苦，何以酬之？他原为借钱娶妻投我，救我于垂毙之地。我意娶一妻子与他，完其夙愿。”眉仙道：“若要娶妻与他，可买一所房屋与他居住，再分几亩田产与他，方完其终身之事。”白公遂于宅边盖造几间房屋，又分器用什物，命他住下。就央媒娶得一新寡妇人张氏，年将四旬，与刘钊为妻。又分十亩田、二亩菜园与他自耕自用。刘钊感恩无地，整日焚香，祝颂白氏一门。未知眉仙之子可是凤娘生的，或是霞箫生的。欲知明白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荐故交草草纳款 表遗贤石刻流芳

诗曰：

白日都消笔砚间，偶因行乐到松关。
秋声不尽萧萧叶，夕景无多淡淡山。
虫响寒斋僧自定，苔荒深院客常闲。
已知身世俱成幻，莫笑西风鬓自斑。

却说白眉仙之子是谁所生。盖凤娘与霞箫成婚之后，俱受了胎。至此凤娘先生一子，进取乳名琼郎。差人往青州去报金公。金公遂使金声来问候。适做汤饼会，方端如、袁渐陆与刘钊北归，遂同歌席。金声留下，且俟做了满月方回去。

过了二十余日，霞箫亦生一子。白公夫妇与眉仙益加欢喜，选取乳名瑶郎。亦做汤饼会，适琼郎满月，一举两得。复大开宴，差人去请袁渐陆、方端如及诸亲戚来赴汤饼会。那些亲戚都不及来。袁、方二友询知眉仙又生一子，喜之不胜，遂同来到白家，向眉仙称贺曰：“君连栽双桂，人间稀有之乐。我二人无腆可贺，止欢忭祝螽斯耳。”眉仙亦致谢一番。白公同金声都出来相见了。

只见刘钊从外走进，各各声喏。二友问何来。刘钊道：“家中来，因老爷相唤，不知为甚，故特进见。”二友道：“你在这里，又怎说家中来？”刘钊将白公分庄娶妻之事细说一遍。二友叹道：“今日摧奸尽灭，功德尽酬，又兼一弄璋之喜。悲欢离合，尽于此矣。”各笑语片时。

时三月天气，园花盛开，百鸟吟春调舌。眉仙拉二友和金声四下闲玩，见如意石傍，嫩草芊芊，石鼓墩苔衣、蜗涎遍满。眉仙喟然叹道：“当初与二兄赏雪，以此鼓墩燃火为乐。今物自依然，韶华改变良多矣。”

二友道：“追思此事，隔了十有余年，竟如梦矣。”各各恍然。不多时，家人来请入席。眉仙道：“天气融和，花鸟斗妍。不若于石上一乐罢。”三人欣然乐从，遂命移席于石上。白公亦出来。眉仙道：“可唤老刘出来。”白公道：“他先在内饮醉回去了。”五人不次坐于石上，畅饮陶情。二友直至傍晚而别。

金声又住数日谢别回青州去，对金公说及霞箫亦生一子。胡夫人又差人送物来问。

那年学通考试，金声竟以青州籍入考。盖山东地方，文墨不甚精卓，试官只略略采取，见金声文字词华泉涌，光彩异常，出案置之高等。游痒谢考毕，又到白家来，一算谢教，二算探亲。自此时常往来。

金公三年任满，升为河北安抚使。百姓因金公清下惠民，不舍他去，遂动民本乞留。朝廷准其疏，复任三年，每年外加俸三百石，宝币三百贯。自此金

公复留任青州不题。

且说前乐安知县鲍利飞，自白公被逮，见权臣秉政，新法盛行，忠良遭贬，谗佞满朝，他就弃职而去。后提骑因拿眉仙，见了碑牌，尽行毁辍，回京唆吕惠卿、王雱捕鲍公治罪。二奸见事属摘隐，又不知鲍公去向，遂搁过一边。鲍公因得免祸。今复出仕，屡升至太常寺少卿。思量白公被逮，今已在家。只闻得提骑毁了碑牌，好生不忍，欲荐白公出仕。因产送迁居一席话，已知其性情，思量白公有一子，前见时方弱冠。今可荐与当朝，令他出仕，以全故交之情。遂写了一封书，差人送与白公。

那人到了乐安县，问一实迹，竟到留隐村，来至白家厅堂上。家人报了白公，出堂来。那人叩头道：“小人是京中鲍老爷差来的。”白公知是鲍利飞，逆问道：“鲍爷如今拜甚么官职？”

那人道：“现在太常寺少卿。今差小人致书于老爷。”就于胸中招文袋内，取出那封书来递上。家人接来与白公。白公命家人备酒饭款待那人，自己进去。拆书看时，上写道：

“年弟鲍龙再拜，致书于白老先生阁下，自老先生遭无妄之祸，弟愤恨无地，奈独力难伸，遂挂冠弃职，浩然长往。今幸奸邪屏息，语道复亨，弟与老先生俱安堵如故，皆先人在天之灵，默祐使然也。方今众人齐纠，朝纲复著。凡怀才抱德之士，皆师师济济，庙廊充牣。伏忆老先生归隐于壮龄，谅不渔荣手垂白。但令贤郎青年文墨，何甘鹏息而泥蟠？若能赤胆班僚，奚愧钟鸣而鼎食。弟梦尔维思，鸿雁难凭尺素。贤郎蟠然是奋，簪袍随赐麻黄。惟冀老先生一鼎论，少慰鄙颺，征忭无地矣。草书，不恭，是宣。”

白公看毕，唤眉仙问道：“鲍公荐你出让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眉仙道：“荐仕虽鲍公雅爱，奈我素性淡薄，无志冠冕，况父亲职显豸冠，不得行其志，反遭黜辱流离。儿若婴一命之荣，即父亲所云骑虎之势，况双亲寿皆近于古稀，虽在位尚要辞官归养，宁有弃垂白之亲而以功名为利乎？”

白公点首称是，遂作一回柬，走出堂来付与来人道：“你替我多多拜上鲍老爷，说荣升尚失贺，因路远不便致礼。今回书一封，烦你带去。白金三两，与你作路上一茶之费。”那人不肯受，谦让一番，只得收下，叩头谢去。

回京覆了鲍公，将白公回柬呈上。鲍公打发那人出去，自把白公回柬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“年弟白壤再拜，复书于鲍老先生阁下：弟自槛车一别，若鸿飞失融，徒怜鬼人间阴房。幸虎牢奋身，得伴渔樵游水国，播越十有余年，安乐而皆如堵

。今老先生荣升典礼之职，愚父子仅靡洗腆之贺。又蒙先生垂青及于小畜，只恨老夫斑白奚件大恩。虽师济班僚，趋跽簪笏，实士子之夙愿，但小畜伏枥之才，吴足当清时盛选。且素性鄙朴，难付丝纶之望，又以我年老无依，其意以在仕位，尚欲辞君归养，宁有弃垂白之亲，而没没于功名乎？此意亦颇是。故我覆捷音难承金谕外，若老先生休沐之余，弟得一面，犹伸渴望。只此草章，用纳微款，乞照谅不宣。”

鲍公看了，拍案称赞道：“父子高遁，真逸民也。且遂其素志。只是我前建碑牌，今犹毁废，何以为情？我今转达当途，将旧碑重新竖好，再与其子建一碑牌，以见二代双隐，俾后人羡慕羡慕，亦完一番交情。”遂致书相臣。

时吕公著为同平章事。见鲍公之书，欣然依允。转奏哲宗，遂竹文着该府县建造碑牌，又赐义田一顷，免役三世。此都是吕公著立意爱贤，为此盛举。又自亲写“乐天世逸”四字送与鲍公，令为扁额送白公。鲍公再三致谢。因白公书中有求会之意，遂留下四字，且俟考满，亲自送到白家来。又写书于青州府尹并乐安知县，致意为白氏盖造碑牌，留心在意。

此时青州府尹是金公复任。知县姓何，是鲍公平时门人。见了书，一与白公是至亲，不消说得尽心；何知县见是朝廷行旨，又有鲍公师命，又是知府至亲，益加趋承奔走。行批着里役唤工匠数十，将旧牌坊重新改造。上半里。为眉仙造新牌坊。中间开除一条大道，用青石砌好，傍栽榆柳之树。又将旧亭造好，将石碑竖立，对面造一新亭。巍焕其制，立一石碑，何知县撰其文。每亭前植槐树三棵，以取吉兆。起盖二月余，匠工告成。仍将鲍公留隐扁额拂拭好，上于旧牌坊上。何知县亲书“清世逸民”四字，上于新牌坊上。又书“父隐子逸”四字之扁，送于白家。自新坊起，直至白家，一路上都结彩。何知县命乐工鼓吹披红，将扁额用四人抬着，自己乘马亲送。

白公父子出阶打恭迎接，叙了礼，致谢一番，将此扁上于中堂，与鲍公大隐之扁是一对。即备宴款待何知县，衙役俱赏犒有差。何知县谢别回去。后来榆柳成行，路人于此二亭中歇脚，遂成千古之业。

一日，眉仙告白公曰：“当初我因踏雪之兴，拉袁、方二友同去堡南看梅，于林中见一骑黄牛的老人。他问我三人姓氏，我随告之。他对我说，此二友者，后君赖以左右。二友路分南北，跋涉数年。左右之言已应。我问他姓氏。他说无姓氏，先朝曾为谏官，后从陈希夷入山修养，自号黄犊客。”

白公听至此，遂道：“如此说是仙人了。何不拜求之？”

眉仙道：“我因拜求他指点。他说我非仙人，有何指点？我再三恳求。他说我善诗，以数句诗赠我。首云，驾一叶之扁舟，挟飞仙以遨游。二语应父亲被难之事。”白公点首道：“异哉，异哉。可再有甚言语？”眉仙道：“又云

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此二语应我投宿牧云庵，前已对父亲说之的。又云凤凰台上忆吹萧，应我婚姻之事。”白公连连点首称奇。眉仙道：“末后一句道，羊子当年堕泪碑。此想应如今重建碑牌之事。一家休戚，数语包罗，今都应验。那老人临去时，又将牛角上挂的珊瑚鞭子赠我，道日后自有用处。我出逃，果然仗此鞭，又将订婚姻，岂非后日有用之言亦应？我向以天机不可预泄，故不禀知父亲。今将往事试一考较，昭然在目。但临去时，说后会有期，不知何日再会。”

白公道：“原来我流离之苦，亦皆定数。今日功程完满，惟含饴弄孙，以乐暮年耳。”

眉仙又与凤娘、霞萧言其事。二人失惊道：“何忘怀，不曾告你。我二人昔年赏荷于太湖石上偃息，忽得一梦。梦见一骑牛老人，同着个白眉少年，手中拿个珊瑚鞭子。那老人对我道：小姐后日丝萝附乔木即此人也。遂回顾少年道，你可将这鞭子赠与小姐。那少年走近前来，将珊瑚鞭子授与我。原来老人就是仙师。白眉少年就是你。”

眉仙叹息道：“正所谓姻缘前定。”凤娘道：“你归家时所赠《珊瑚鞭集》，可将葺一帙罢。”遂取还眉仙。眉仙亦将白玉簪还凤娘。自此一家安乐不题。

且说鲍公自与白氏重建碑牌之后，又有年余，考满援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鲍公道：“我年近六旬，尚屑屑于冠冕何为？且白氏交情已酬，吾复何望？不如优游暮景为乐耳。”遂上表辞职。不许。表三上。然后以右谏议大夫致仕。鲍公大喜，伏阙谢恩。他原是汴京人。回家有众官僚都来祝贺。忙了数日，诸事完毕，思量吕公著亲写“乐天世逸”四字作扁额，尚未送与白家，遂治装往山东来，一路盘桓不题。

到了乐安县，何知县出郭迎接至公署中，慰问一番，询鲍公来意。以送扁额之意细陈。何知县就着该役将日老所写四字葺成扁额，极其华美，置县堂上，请鲍公来看。鲍公大喜道：“贤契忒为老夫润色多矣。”何知县道：“这事乃是门生职所当为，何烦老恩师再三致意。”又留鲍公住了数日。鲍公决意欲行，何知县又使牙役数人，扛着扁额从鲍公到白家来。

路人见是当朝宰相之笔、又知县葺成、致仕大臣相送，莫不以为荣。鲍公到了牌坊边，见赫奕规模比前所建大不相同，欢喜不胜。未知送到白家，白家如何迎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双缔婚姻全友谊 参题榜额谢皇恩

诗曰：

最喜招寻值雨晴，南园春借发寒英。
休嫌衬屐苔痕滑，抵觉敲门竹籁轻。
鹤浴方塘供啸傲，笔耕寸土隐声名。
不甘拜敕须眉老，且把清樽对菊倾。

却说白公知鲍公来到，差人中途来接，自己同眉仙门外恭迎。至堂中叙礼。鲍公道：“自城隅一别，不觉数年余。今日天涯重聚首，喜庆駢集。”白公道：“蒙锡华命，又建亭牌，愚父子有何德能，老先生如此垂照。”又各叙旧事。

少顷，扁额送到了。鲍公道：“此当朝公著吕老相所著赠，乞赐高悬，以彰大隐。”白公、眉仙再一致谢，遂取昔年鲍公所赠大隐之扁，同何知县所赠之扁，移悬于堂傍一间，将吕公之扁悬于中堂。牙役人众，各有赏赍而去。遂留鲍公便席。

明日复开宴，差人拿柬去请袁渐陆、方端如两人来陪席。二友到了，各叙礼毕，坐谈片晌，见华扁高悬，问所从来。白公道：“此是鲍老先生所赐。”二友转致谢鲍公。不多时，席已完备。白公请鲍公上坐，鲍坐谦让。袁、方二友道：“鲍老先生不必辞，宁有晚辈居僭之礼？”鲍公遂坐下。二友以次而坐，白公对席，眉仙傍桌相陪。酒过数巡，各将昔事细谈。

白公道：“弟蒙老先生同袍眷爱，不让金兰。愚男亦藉二君患难相济。真世全友道。”遂将分寻始末遍述一番。鲍公道：“二君真义侠之侪，若老夫万不及一矣。”二友谦道：“不敢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得小锣声乱响，内堂奔出一个小孩子。鲍公方看，只听得欢笑之声，又奔出一个小孩子来夺锣，年纪相仿，面貌一样。鲍公忙问二孩子何人。白公答道：“是二小孙。一唤琼郎，一唤瑶郎。”眉仙谓二孩子道：“鲍伯祖在上，可作揖。”琼郎放锣于眉仙坐椅上，与瑶郎齐立朝上，拱身连揖不止。眉仙道：“住了罢。此袁、方二伯，亦可作揖。”二孩子又连揖。琼郎脚一摇，一个斤斗，翻身仆于地上。瑶郎拍手笑道：“羞死羞死，喝喏也跌一交。”眉仙忙扶起。琼郎不哭，反大笑。合席亦欢笑不止。鲍公出席，双手抱二孩子置于膝上道：“真好一对宁馨儿。如今几岁了。”

白公道：“皆是五岁，止差二十余日。”鲍公疑问。白公将一娶双媳，各生一子之意，细述一遍。鲍公称贺不已，将果核与二孩子吃。二孩子替鲍公拂须摸脸，欢笑自得。鲍公益喜，问二友道：“二君有几位贤郎？”

袁渐陆道：“长男今年十二岁，取名文戡，在馆读书。又一小女，今年才四岁。”方端如道：“惭愧，我长女年方四岁，一子尚初生。”鲍公点头，模拟一番道：“老夫有一言奉渎二君。今眉兄二子方五岁，二君闺秀方四岁，正好连姻。今日就席上，老夫作伐，以全世友之谊。二君意下何如？”二友欣然乐从。鲍公道：“眉兄可去取二件聘物来。”

眉仙大喜，入内去取白公送金家的一对金凤钗、一对碧玉钗来，递与鲍公。鲍公道：“二君难以分聘。”遂摆于桌上，令二孩子自取。琼郎取了金凤钗，瑶郎取了碧玉钗。鲍公指二友谓孩子道：“随意送与那个。”琼郎将金凤钗授与方端如，瑶郎将碧玉钗授与袁渐陆。二友接来袖好。鲍公道：“今日二佳婿自择岳翁的。”又对二孩子道：“可叫声岳丈。”二孩子齐声连喊：“岳丈！岳丈！”合席都鼓掌大笑。

二孩子对鲍公道：“我要进去。”鲍公道：“进去怎的？”二孩子道：“进去讨糖吃。”众人又大笑。二孩子一齐奔进去，又缩转来，对眉仙道：“还了我的锣。”眉仙道：“可作揖谢了鲍老伯祖，方还你的锣。”二孩子又便屡作揖。眉仙于椅上取锣还之。二童子复把锣乱敲进去了。鲍公大笑道：“此真所谓人间快乐。”席散，鲍公谓二友道：“后日成婚，原是老夫来做主媒便了。”二友称谢，藏好聘物，致谢而归。

鲍公翌日告归。白公备厚礼送之。鲍公又于县中盘桓几日，方回汴京去了。后五年余，得疾而终。有一子名彦臣，时已成立，丧葬尽礼。白家遣使送膊致吊。后彦臣官至侍中，亦与白氏世蒂通家往来不绝。

且说金公再任青州，三年考满，升判司农寺。民虽爱之不舍，料不可留，只得执香哭送。金公因欲与金声完婚，又胡夫人要看其女，遂上本乞假，先至白家来。

白公、眉仙先迎金公、金声入堂叙过礼。然后长孙夫人同凤娘、霞萧，出来迎接胡夫人入内叙礼。眉仙亦进去拜见岳母，出来陪金公、金声外厢宴乐。另备席内室，款待胡夫人。是日母子重逢，翁婿相会，情好自不必说。随从人众，另自顿息。

过了数日，金公欲回。眉仙道：“前年魏、沈、何三友致贺礼，尚未答。今可代愚婿带礼于三人，致我谢别之意。又有一礼，送于牧云庵空如老师，亦达我永别之意。”金公允诺，与金声一同谢别。胡夫人在内，与凤娘、霞萧分外哭别。白公致赙程相送。

金公起程，晓行夜宿，不一日，到了新城县。家人远接。金公命开了大门封锁进去。那时亲戚朋友知金公归家，都来拜贺。金公命家人将眉仙所致礼物送与空如。时空如年已七旬余，衰颓可怜。受了礼物，再三称谢。后二年而没

。金公又差送礼于魏、沈、何三人。三人受了礼，同来探望金公，并谢致礼。又对金公道：“闻得老亲翁荣升司农之职，因甚不赴任而回府？”

金公遂说欲与金声完婚之意，并求三人代为作伐。

沈云朋想一想道：“有一家极妙。我想魏兄有一幼妹，年已及笄，因择佳配，迟延未字。若老亲翁贤郎，大是妙事。”

金公大喜道：“只恐魏相公不肯俯配寒门。”魏非瑕道：“岂敢。只恐小妹不堪备箕帚。若老亲翁俯允，晚辈敢有龃龉乎？”金公见魏非瑕肯了，遂道：“就烦沈、何二兄作伐，择日行聘。完了婚吾就上京去了。”二人允诺而别。

金公遂行了聘。过数日择吉成婚。魏非瑕亲送其妹。沈、何二友亦来。金公大备筵席。金声出来叙了礼。非瑕见金声少年才貌，大喜问道：“妹丈尊字我尚未知。”金声答道：“贱字智玉。”三人俱称善，问何人所取。金声道：“是家姊丈所取。”魏非瑕道：“今称姊丈，前该称先生。”各大笑，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非瑕之妹小字云娘，年十八岁，仪容窈窕，亦通文墨。夫妇甚相得。过了月余，金公上京赴任去了。金智玉在家，日逐与魏非瑕、沈云朋、何圣之辈论文讲义，会酒赋诗。不觉过了一年。适当大比，智玉原以青州籍入考的，欲去赴试，遂治行装。

胡夫人道：“儿去青州，便道可到白家，去探你姐姐。”智玉受命，别了云娘。早有非瑕治钱酒相送，及诸亲友都相饯。智玉起身，来到青州，至白家探亲。

眉仙看见智玉来到，大喜，就引入内，各相见了。凤娘问道：“弟回去，袒腹于谁家？”智玉道：“就是本城魏非瑕之妹。沈、何二友作伐。”凤娘又问道：“父亲到京去几时了？母亲在家安否？”智玉道：“父亲去京已年余。母亲幸安康无恙。今我欲上京赴试，故便道来一省。”

明日，方端如、袁渐陆二人来到，眉仙迎接坐下。袁、方二友道：“弟辈欲上京赴试，故特来一别。”眉仙道：“内弟亦要上京去赴试，昨日到此。今二兄要去，可同去罢。”二友欣然依命。眉仙请智玉出来与二友相见，作揖坐下。眉仙说出二友赴试之意。智玉道：“若二位去，小弟亦当附骥。得挤攀桂之末僚，诚足愿矣。”眉仙遂治酒相饯，命家人去馆中请西宾来相陪。

二友问道：“令塾师几时聘的，弟辈尚失拜。”眉仙道：“今年春初聘的。”二友途问西宾姓名。眉仙道：“先生姓李号仁夫，本县人，亦在库。今因年逾五旬，无志赴试……”话未毕，李先生到，各各行礼通问姓名，遂入席饮酒。又各相叙一番，及至席散。李先生先告辞往馆中去了。

智玉又入内告辞。眉仙各赠赆仪。智玉遂同二友出门。眉仙道：“但愿三君齐占鳌头，吾治酒在家，俟捷音矣。”三人道：“愿如金谕。”遂联辔上京。

到了京城，同觅寓住下。智玉因不曾入试，不先去见金公，同二友于馆寓温习文义。至考期，齐入试。试毕，到出榜看时，袁鸿中二甲第十三名，方侃中三甲第七名，金声中三甲第二十八名。三人见了大喜道：“吾们参题榜额，不愧同来一番。”家中各各有报。

到谢试事毕，智玉同二友齐来拜见金公。金公已知三人连榜，对二友道：“小儿受二君之福。亦得预美，老夫不胜喜跃。”

二友道：“二晚侄藉老年伯之庇荫，得附贤郎骥尾，诚大幸也。”金公命治酒相庆。

三人在京拜同年、谢老师，忙了月余，遂留京覲政过了，然后领凭。金声援湖广学金，方侃授蔡州同知，袁鸿授蒲源知县。三人望阙谢了恩，遂拜别金公，各回家来祭祖扫坟。

三人同到乐安县，二友先回家去，智玉竟到白家来。眉仙喜迎叙情。大家各相见过，雨兰亦来拜见。凤娘道：“拜拜新进士，好替你结婚。”智玉问之，凤娘道：“因他长成了，欲择人嫁去。我见婉儿，又无妻室，当初又寻主有功，故择明日与他完婚。今你来正好一看。”二人方说，忽听外间来告酒席便了，请智玉出去。智玉遂辞凤娘走出，见李先生在坐，遂叙过礼入座。眉仙二子亦来拜见母舅，时已总角。智玉问取甚名字。李先生道：“是眉老先取下的：一名白珊，一名白瑚。”

智玉问何取此名。眉仙道：“前仙师赠我有珊瑚鞭子，赖此以成姻眷。不敢忘之，故以名二子。我意取白珊字佩嘉，白瑚字夏彝，正欲问先生，不知可好否。”先生道：“绝妙，正此二字便了。目下即欲作文字，后日亦如母舅显荣，我亦沐余宠。”智玉道：“二子体貌不凡，必少年登科。那时我尚为之退步矣。”各欢笑而罢。

明日二友来拜，亦治酒相叙。

智玉看婉儿同雨兰成了亲，遂起身回杭。到了家中，母子、夫妻相见，不胜欢喜，遂拜客祭祖，忙了月余，然后赴任去了。

袁、方二人亦在家完了众务，遂去赴任。方端如往蔡州去了。袁渐陆往临洮府蒲源县来。衙役远接到署。又拜上司、望乡绅，忙过诸事才治政。一日，进一公呈，渐渐看了，拍案咬牙致恨。未知为着甚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功成马鬣封三尺 寿进霞觞祝八秩

诗曰：

门迎斜照掩青螺，结网蛛饥俟蝶过。
得句多非惟冷啸，闲愁莫遣且高歌。
庭花风扫留禽迹，几帙尘封足蠹案。
窗外白云停不去，招来双鹤舞傞傞。

说袁渐陆为蒲原知县，莅任月余，一日见一公呈，乃是苍津截渡之事。说二强之事极其备细。袁渐陆拍案大怒道：“他自刘剑飞渡之后减价至一钱，怎么如今反要二两？料此二贼恶贯满盈，数该尽于吾手。”遂差数快步来拿。谁知二强已先知，逃避不见。差人回覆道：“他渡缸也不见，到家中去，连妻子也不见。”袁渐陆道：“且俟明日去拿。”

是日，本县一个乡绅来拜望，说及二强之事，袖中取出黄金数十两与袁渐陆，求勿治其事。渐陆道：“学生素性不爱财物，此不敢领命。”那乡绅只得告退。渐陆遂唤里甲来分付道：“此贼逃避几时，必复出来摆渡。那时潜来报我便是。”里甲叩树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那乡官竟自取金，只说县官受了。二强知是无事，复未截渡。那时里甲报了袁渐陆。渐陆遂打轿，衙役随着，竟到到苍河渡口。二强正与人索银嚷骂，渐陆唤衙役拿此二贼。众人遂一哄下舡，将二强捆翻，推到岸上。里甲已排香案，请袁渐陆坐下，喝道：“汝二贼逞凶肆虐，害尽良民。你指望以赂求免，谁知我老爷是个不要钱财，为朝廷出力，除残去暴的。你且抬头来看，可认得我么？”

二强不敢抬头，只俯伏乞饶。渐陆道：“你可记得飞渡黑飞神同来的就是我么？你这二贼，我虽欲饶你，天理亦不容你。左右与我着实痛打！”皂快见本官分付，就用毛板狠捶，十板一换。二强叫苦连天，心上方知黄金是乡官冒受去了。知县就是袁渐陆。饮痛至二百余，二贼遂气绝。渐陆命抛尸于苍津河中。

百姓称快，都伏地哭谢，执香拜送。渐陆回署，申文上司，立了官渡，此害方息。百姓立碑亭于渡口，志袁公之德。后来刘钊死后，托梦于居人曰：“上帝怜我忠直，敕封我为苍津河巡察判官。向年飞渡黑飞神刘君就是我也。”明日，居人我告你，你告我，都说此梦。众人大惊，遂上呈于县府。时知县已非渐陆，与府尹各异其事，途命盖庙。居人即于袁公碑亭之后，建造一座庙宇，装塑刘钊之像。又塑二强之像，枷锁跪于庙门之侧，以示儆恶。自此庙

中香火不绝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刘钊自白公与他娶妻，又分田庄，养其终身。后生得一子，感白氏之德，遂取名刘忠白。时方十岁，刘钊偶沾一疾，卧床月余，渐渐疾笃，唤妻张氏与子忠白来，分付道：“我生于吴地，误入非类，亏白老爷另眼相觑，故今日有得你母子在眼前，不然已早绝于非命。今我死后，你母子可终身尽力白氏，无生二心，则我死亦瞑目。”言讫而逝。母子环泣。忠白奔至白家报了。白公与眉仙即日同归，致哭甚哀，从厚入殓，又做些佛事，追荐刘钊。

过了月余，白公谓眉仙道：“刘钊死，已经月余，尚未卜宅。可买一地厝柩，以全其后事。”眉仙送请地理先生择地，得吉于香市之南。那香市亦土名，其地周围有二亩余。遂告土筑造，栽松柏千株。坟门前立两根华表石柱。又竖一石碑，刻文志其事。作土扩，扩边主石刻“宋故义士刘君之墓”。择日出葬。

刘忠白母子送柩至坟上，见齐整异常，欢喜感激。刻时安厝。白公与眉仙同到，家人携酒撰、锭帛致奠。其奠文曰：

啼飘慄兮，悲风。慨飘摇兮，转篷，皓缟夜兮，积雪。瞥过目兮，惊鸿。哀人生之纷纭兮，飞花渐沥而堕裊。倏而聚散兮，莫识其真。天地为炉兮，交错舛分。嗟百年之孔易兮，何哀乐之不匀。抚音容之如昨兮，偶殊域之相亲。出避难兮，入盘阿，月夕清歌。花晨屡过，醉浓鲜而击击，晃霜露之鸣河。何欢不赏，何赏不俱。共息祸以太康兮，聊逡巡于一隅。冀悲欢兮，顷刻决生死于须臾。见灵神兮，叱拨。倏难返兮，灵车。望三关兮，咫尺。魂归来兮，滴居、土丘郁兮，列遍流纤。仰视浮云兮，增感吁。

祭毕。忠白母子伏地拜谢，白公慰起，遂与同回。又常遣人致物，供其母子。后来刘忠白长成，亦娶妻生子，世世忠事白氏。

时眉仙二子白珊、白瑚，已十三岁，垂髫美貌。西宾李仁夫，尽心训诲。二子亦功课留心，遂大通文义。先生告眉仙道：“二郎年纪虽幼，文字亦颇可观。今年学司考试，可令他去看看光景亦好。”眉仙大喜，遂治起行装，命婉儿伏侍，自己同李先生领着二童到青州赴试。

二童进考，做完文字，拿至学司面前交卷。学司见二童年纪相仿、面貌一样，又文字早完，以为奇异，问道：“汝二童是一家么？”二童遂齐揖答道：“小童生同胞兄弟。”学司又问道：“你祖父是做甚的，唤甚名字？”二童答道：“姓白，祖名壤，号冀光。父名引号眉仙。祖曾为御史，父亲是布衣。”学司见应对如流，遂道：“取方才文字与我看。”二童将文卷展开，双手呈于案上。学司见义理甚得，益大喜，看了文字道：“此幼龄文字如此，后来未

可料也。”遂亲许以入籍。二童拜谢而出，以此事告知眉仙与李先生。

明日发案，二童果齐列于案上。眉仙与先生皆大喜。二童谢考、游库过了，回家来，拜见祖父祖母并父母，又拜谢先生，厚送酬仪。各各欢喜。

过数日，适白公八十诞辰。眉仙遂将果核祝寿，进觞而祝曰：“愿订蟠桃之祝，老父福享期愿。”白公欢喜无限，接杯一饮而尽。合家都拜祝了。眉仙已备席于堂中。时三月下旬，天气溶溶，园园灼灼。李先生亦出馆来庆贺。然后白公同入座。先生正席，四下相陪。此日无外客，席间话旧，先生道：“白老支八旬之乐，又兼二孙入泮之喜，小弟待罪西宾，亦得沐余宠，感谢非口出可尽。”白公道：“二孙赖先生词课之功，又仗先生福力，微幸列于簪序。只愿日新月异，后日若得锡命丹墀，老夫亦将拂拭模糊老眼，一开笑容，诚大幸也。”李先生又答问一番。

眉仙道：“今日老父八旬诞辰，吾无可致父，偶成数俚句于此，乞先生一政。”遂于袖中取出递去。李先生看时，写道：

白发青瞳寿者身，霞觞进祝蹈微陈。

百年未尽七千日，三月逢过又一春。

瑶砌兰芽初善后，芳林桂空尽开□。

我怀欲借班衣戏，可奈沉酣□□□。

先生看了道：“大妙华章，正好祝期愿。”称赞不已，尽欢畅而罢。

此时亲戚朋友知白公八旬之喜，送礼拜贺的纷纷而至。又兼白珊、白瑚双进了学，亦致礼称贺。忙有月余。此时四月天气，炎热异常。一日，眉仙于房中与凤娘闲谈，说及二子齐入学之事，欢笑不已。凤娘道：“方交初夏天气，就这般炎热。只是春天好。”眉仙道：“因春间闰了一月，今四月要当五月，无怪这般炎热。”

霞箭道：“我前日因闰春，要作闰春诗，见乐天遗稿有：“春赖闰加添”之句，我仍其体作得四首五言律，向不曾与你们看，恐你笑我。”眉仙道：“谁敢笑你，快取来与我看，替你删阅删阅。”霞萧道：“想你删阅来也有限，同我做的差不多。也罢，待我拿与你看。若删阅得不好时，赏你两个栗暴。”三人各笑不止。霞萧遂于奁中检出，递与眉仙。凤娘亦来观看。只见上写道：

其一

春赖闰加添，兰房胜事兼。

祛零褰斗帐，试扮傍湘帘。

点额争梅白，联眉学柳尖。
东风浑不禁，应动楚腰纤。
其二

春赖闰加添，幽斋胜事兼。
蒂交兰擷砌，寻盟燕归帘。
玉瓣梅飞白，金芽柳绽尖。
伫看庭内鹤，学舞亦纤纤。
其三

春赖闰加添，纱窗胜事兼。
柳情含醉眼，梅信报疏帘。
艺鼎烟飞渺，儒毫云晕尖。
赏心书半榻，灵蠹步香纤。
其四

春赖闰加添，园林胜事兼。
梅森莺避弹，巢累燕穿帘。
花摘针蜂小，雷抽芽荀尖。
蕨枝春意足，青手觉纤纤。
眉仙看毕道：“好，好。不消删阅。”

风娘道：“真个亏他构思甚巧，落韵清新，不让江、班之学。不消删阅，亦不消打栗暴矣。”三人大笑而散。

时西宾李仁夫因有疾回家去调治，眉仙遂自己训导二子。二子时已成立，真正闻一知十，颖悟异常，才思大进。谁知李先生一病不起。白珊、白瑚吊哭甚哀，丧葬半是白家相助。

又过一年。时仲春下旬，尚凛冽极寒，庭中梅花犹盛开，眉仙与凤娘，霞萧出来看梅。凤娘道：“你久不曾做诗，今此好梅，胡不一咏？”眉仙听了，就取笔砚，坐于中堂，磨墨濡毫。举笔将书所咏，凤娘道：“做好些。若做得不好，删阅出来亦要打栗暴。”三人各大笑。眉仙咏道：

谢絮裁成咏素新，薛垣元是护寒香。
惟招夜月同清风，瘦影移来半竹床。

眉仙停笔思吟，忽见婉儿走来道：“老爷请大相公进去讲话。”眉仙听了

遂放下笔，忙走进去。凤娘与霞萧就收笔砚诗句进房去了。未知白公唤眉仙有甚么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单鞭重系高低角 双桂齐登大小科

诗曰：

一天风雨大江寒，息得鸥机付钓竿。
墨染苍髯嫌老窄，霜欺黄叶觉秋宽。
防狸鸡栅多悬棘，补纸纱窗密护兰。
酿熟不辞千日醉，倒携藜杖侧皮冠。

却说眉仙进内去见白公。白公命坐，言曰：“明日是清明节届。可将麦饭、冥资，往香市刘钊坟上祭扫。我因畏寒，不能去，你可代我一往。”眉仙领命，回到房中。

凤娘道：“方才你诗兴未完，我依韵和一首在此。”遂取出与眉仙看。上写道：

春风未动试琼妆，月满枝头亦带香。
瘦质能坚冰雪操，宽怜纸帐伴医床。

眉仙看了道：“韵已和了，诗兴极矣。”凤娘问召言何事。眉仙道：“父亲说明日是清明，要去祭扫刘钊坟墓，因畏寒不去，命我代往。”

凤娘道：“彤云遍满，只怕要落雪。”眉仙道：“上月中如此极寒，下雪亦有之。”

明日果然遍地琼瑶。祭仪完毕，眉仙见地冻雪难行，遂与凤娘取了珊瑚鞭子，策驴而去。家人挑着祭物随行。不一时，到了香市刘钊坟上。家人排下祭物，眉仙祭奠过了，家人烧化纸钱。眉仙见雪景可爱，遂命家人收拾祭物，先挑回去。自己策驴闲步，观玩雪景。遥望一小山，积雪高低，玲珑如琢，遂策驴行至山脚下。看了一会，忽听得松林中有人唱歌。其歌曰：

天地才离衾枕兮，驾到齐东。
一夜青山老尽兮，感叹无穷。
双角高位梦醒兮，皓月清风。
咄嗟珊鞭久别兮，今日重逢。

眉仙听毕，忙下驴走近前去，只听得道：“眉仙，我倏久矣。”

眉仙回头，见树林深处，一只黄牛，牛背坐一老人，认得是黄犊客，忙向前拜伏道：“仙师久别，今日重逢，乞救我余生。”老人命起，道：“一别数年，韶华顿改。我赠你数句诗可曾应验否？”眉仙拱立答道：“皆已应验。今我愿从仙师去。”

老人道：“你正果自在，何必从我。且学道原非必云游方外，辟谷引气。况你人间富贵尚享不尽，待天年终后，方引你登录。”眉仙问道：“天年几时终？”

老人道：“岁月难以定卜，只你两眉白后，方断尘缘。此时真好一个白眉仙也。我前赠你一条珊瑚鞭子，如今可还我罢。”眉仙将珊瑚鞭双手递上。老人道：“珊鞭珊鞭，别去几年，做了许多大事，今可回去罢。”原将来挂于牛角上。只见一角折下半截的。眉仙问道：“牛角何故，几时折了？”老人道：“当初希夷先生赐我一偈，末后一句说‘两角高低正果成’。今牛角忽脱下半节，偈意已应。我今去亦不出山矣。尔寿终，我援引你证录便了。我言不再，自此长往矣。”遂驱牛飞奔而去。眉仙再拜相送，倏忽不见，遂上驴而归。

将此事细述与父母、家中人等知道。闻者莫不叹息咤异。眉仙道：“前仙师说后会有期，今日果遇。珊瑚鞭重系于高低牛角上而去，谅我家休戚亦只如此。但如何能得此两眉白了，去登仙录？”各人听得大笑起来。

时白珊、白瑚因要上京赴试，入来拜辞。闻了仙师的事，亦皆称异。眉仙命婉儿伏侍到京去考试。及至试过，到出榜之时，白珊中了二甲第二名，白瑚中了三甲第八名。兄弟连榜大喜，遂去拜见金公。时金公为尚书左丞，已告老，将要回家，忽见两个外孙去拜，又见是兄弟同榜，欢喜不胜，遂命置酒款待，尽欢而止。

过了数日，金公遂同二外孙回来。行到留隐村，看见碑牌齐整，对二外孙叹息道：“此鲍公所建。今物自依然，鲍公已逝，真可伤感。”

白公闻知金公告老同二孙回来，即差人远远迎接金公。到了堂中，白公扶杖出来叙礼。眉仙亦叩见。后白珊、白瑚拜见祖与父，又入内拜见祖母及二母亲。金公亦入内与风娘、霞萧厮见了，分外叙情。是日开宴，极其富盛。金公留住白家。

白珊、白瑚各乘马出门，去拜谒亲戚故旧。就有县城中东乡大宦，都来拜望。本县又送旗扁来。那留隐村向来荒僻，今番冠盖不绝，好不热闹。

时方端如自按察司企事考满回来，袁渐陆自蕲州团练使任满回来，知白珊白瑚登甲回来之事，遂齐到白家来。与白公父子相叙过，金公亦出来叙礼，袁方二人再三致谢在京之事。白珊白瑚亦出来拜见。金公道：“二佳婿赖二岳翁

之福荫，同登金榜，诚家门之大庆也。”方端如道：“还是外祖之福庇，我二人有何预焉。”袁渐陆道：“我前年相见，时方总角，今已弱冠，无怪我辈属衰颓之列。”各各问叙片时。

是日白公亦大开筵宴，数人入席。金公道：“我今尚不知二君令闺秀当时如何分聘的。”眉仙不觉笑起来，将二子唱略，鲍公取聘，二子分授之事重述一遍，合席大笑。白珊、白瑚亦自觉好笑不已。金公谓袁方二友道：“前年作伐是鲍公。今鲍公不幸已逝，老夫以二外孙已长，二君闺爱亦可出配，又率各休沐在家，老夫又在此，竟是我做主婚，择日成亲，二君心下何如？”袁方二友大喜道：“谨依尊命。”众人又饮了多时。

席散，二友别去，金公又再三叮嘱眉仙，遂择是月初八日行聘，十三日成婚，写了柬帖上，差人送与袁方二家去。

至初八日，行聘过了。到初十日，忽见金智玉来到。原来智玉亦以江西参议考满回家，知金公致仕，不见回家，料住在白家。胡夫人亦欲使他来探亲，故智玉遂到白家来。眉仙接着，大喜道：“来得正好，二甥喜酌吃得着了。”智玉问知成婚之喜，遂道：“早是我来快了，若迟几日，这喜酒就不该吃了。”各大笑。

进内去，适金公在于凤娘房中闲谈，看见智玉来就问他来意。智玉各相见了，说出任满探亲之意，又去拜见白公与长孙夫人。白珊白瑚知智玉到了，亦来拜见。智玉知二甥连榜之事，大喜道：“当初我原对李先生说二甥必少年科甲。今果应了吾言，何以谢我？”凤娘道：“夜日成亲，多拜娘舅几拜，算了谢罢。”各各大笑。就于内室治酒，与智玉洗尘，同金公一齐住下。

到了十三日，白家差锦绣幔安车二辆并鼓乐人众，分于袁方二家去取亲。各先奠了雁，推车三步，乘马先回。方端如命其男，名坤号象黄，乘马送其姊。袁渐陆命长男，名文戡号天谷，骑马送其妹。一路鼓乐喧天，红灯照耀，十分热闹。迎到白家门首，停了车。眉仙烧化了和合马。掌礼人唱礼念诗云：

“瑞气今朝满华堂，两枝银烛映辉煌。

炉中驾鹤放霄汉，被底鸳鸯蹴水忙。”

掌礼人三请毕，伴婆扶二佳人出了安车，至堂中。掌礼人又请白珊白瑚同二佳人交拜天地。白公同长孙夫人坐于绣褥椅上，掌礼人喝拜过了，眉仙同凤娘、霞萧一齐坐下。及拜见过，又请金公与智玉拜见了。在后结璃茸采至房中，吃了合卺杯。诸礼毕，掌礼人又请袁天谷、方象黄进堂，各叙礼。堂中列绮筵，二新舅上座，数人相陪，乐工唱曲侑觞。席散，方象黄、袁天谷谢别，连辔而回。各役人等俱受厚赏而散。

明日眉仙复开宴，请袁渐陆、方端如来到，各相称谢。金智玉亦预席。袁方二友道：“眉老兄双桂登了大科又登小科。令岳令舅千里之遥，今日都聚首。此席真弄得团圆会，合家欢矣。”各酹酌而散。

时因成婚之喜，送贺礼的阆门而至。娶来双媳俱美貌淑德，合家大悦。眉仙道：“人间快乐尽于此矣，我复何望？推优游岁月，以俟双眉白耳。”

过了数日，金公与智玉谢别而回，自与魏非瑕，沈云朋，何圣之辈往来交缔不绝。金公至七旬外而歿。胡夫人亦继逝。金智玉官至崇文馆校书，生二子，俱显爵。袁渐陆官至右仆射。方端如官至侍御史。二人子亦皆要职。白珊官至参知政事。白瑚官至河北安抚使，加御开府。白公寿至九十二岁卒，赠秘书监，谥庄敏公。长孙夫人寿八十八岁卒，封二品延安郡夫人。眉仙寿至八十余岁，须髯白后延至两眉毛皆皓然洁白，无病正寝而逝。朝廷欲加赠侍中，谥文肃。二子承父志，止受谥号，辞侍中之赠。凤娘与霞萧皆长寿而歿。二子哀哭丧祭尽礼，筑墓造连三扩葬之。墓碑刻“宋隐士文肃白公之墓”。白珊生三子，白瑚生二子，俱受朝廷显爵。自此白氏、金氏、方氏、袁氏，世缔姻亲，往来不绝。回家俱成名族，文墨传家，簪纓奕世，至今耳目赫然。

可见为善者终有益，作恶者徒自伤。若日惠卿，势如豺狼，不免自惭鹰犬；了缘冒名西宾，贪心淫欲，终葬于江鱼腹中；群盗劫夺、二强截渡，一以颈血溅刃，一于杖下活毙，岂非感应昭然，毫厘不爽？至若黑飞神刘钊，改行为善，奋身报德，终乐有妻孥，土封三尺，赫奕风威，权升河伯。又如友谊奔驰，姻亲缔结，永好百年，亦不为负。其他不细述。盖隐逸一世，传名碑亭，万年著迹。蟠桃会上邀游去，不问人间春与秋。小册珊珊多信笔，案头抽阅解眉愁。若解得眉愁，即是眉仙了，不枉鄙人述此轶事也。有诗叹曰：

啼残鹃鸟春光老，满地飞红衬芳草。
乳燕窥巢碍暮垂，一池缘皱薰风早。
静里琴诗度少年，好将笔墨泼炉烟。
漫寻花月翻成谱，识得壶中别有天。
瑟瑟梧桐秋雨霰，一声声诉阶前石。
卷尽珠帘剩月空，断横远黛山分碧。
劲节谁怜亭畔梅，冷香轻雪独徘徊。
更嫌邻笛吹残后，律动阳生六管灰。
拟向毫端消短梦，日移花影过墙隈。
莫言稗史无庸耳，兴挈香风侑酒垒。